



附錄

落盡重泉

又

昔承王

成厚分類

草空傷十

歸

集

信

20
3180
5



20
3180
5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九

附錄

輓詞

權大運

宦海追隨四十年由來禍福摠關天貞珉閱火君
先殞衰柳經霜我獨全世故紛紜多變態親知搖
落盡重泉牛眠又報幽堂改哭向南雲老淚偏

又

鄭載崙

昔承 王命伴燕行薄劣慚叨上价名共涉長途
成厚分類尋委巷荷深情風儀幾痛重泉隔墓
草空傷十載經改卜眠牛移永宅可堪旌娶向新塋

又

李觀徵

往事驚心尚忍言忠貞終古負深冤十年非久天
回斡九地雖幽日照金象 詔惜靈尊上相佳城
移宅安英魂倘教父子重泉會定泣幽明荷 聖
恩

又

柳俞天

崑岡焚玉不堪言駢首忠貞抱至冤天道循環回
聖悟泉塗改照煥新 恩身登廟廟風儀儼手
秉銓衡位望尊遙想重封金盃地按臣清血滸成
痕

又

沈梓

早負 清朝望仍為柱石臣文章傳世業忠義凜
秋旻貝錦俄成織經綸竟未伸是非今始定惜不
見昌辰

又

俞夏益

夙昔遊公父子間每瞻楷範冠 朝班誠心自許
昭如日德望人稱重若山火烈崑岡 邦殄瘁
恩迤泉路理循環欲題哀誄存餘慟今季佳光壽
亦慳

又

鄭樸

維嶺之南第一人夙登崇秩任經綸秋荼忍說庚
申禍大道終看已已伸寵極中牢祠墓日忠徽大
集鳥墳辰儼然方伯持纒服回首新阡冢滿巾

沈檀

相公生南國朱雀耀台垣羽儀丹穴禽變化滄溟
鯤上君白玉堂視草青瑣門以爲一寸膠欲止千
丈渾平生寬饒勁本無金張援棲棲困下邑幾翻
失騰鶩萊鎮國威宣完府遺愛存河陽報政後輝
庭龍納言片辭折狡虜風儀動至尊亞卿非序
進授擢承殊恩門闌漸輝赫簪笏盈高軒屏風

每隔塵雲路相和壤文衡潤國命藻鑑服衆論
非無戒盃心角巾歸故園徒懷報主願未忍辭
天閭駭機一朝發鬼怪陰車掀實武非叛將大禍
及陳蕃白日雖至明何日照覆金風霜奮直舌衍
揚泣斷魂東京太尉喪藁葬城西原山河不平氣
結為陰雲屯天道一周星世事波瀾翻驚雷伏群
魔九地雪幽冤哀贈煥台階恩波徹厚坤祀
典慰精靈惻然天語溫冥冥感泣地父子無家
昆家業屬金籠便養鎮南藩追惟大慈缺痛哭膺
自捫青鳥卜靈丘粉粧繞朱幡軼生昔何幸早荷

恩禮敦開塞十年蹤更及周行鷄未得共清時
惻愴難可護執紼阻前後題挽聲自吞

又

丁時潤

鳥嶺之南第一人秉銓當日擬經綸至究忍說庚
申夏霈澤欣沾已已春王樹聯芳地慶遠丹旌授
字卜阡新觀風棠梓哀榮並幽顯應知感祝均

又

申厚載

詩禮傳家訓鸞鳳瑞世姿 三朝恩最渥一節險
看夷榮列台階近危邦大厦反聲名元北斗哆侈
忽南箕焚玉人胡忍摧蘭理可疑初非 明主意

竟作小臣悲天道十年復國言萬姓終丹書究已
靈 紫諾罷如絲賢子青檀繼雄藩玉節持春山
後馬鬣雲路憶鴻儀族誼曾相睦交情又荷知漬
綿遠嶺外臨挽倍含思

又

閔就道

先子於公誼最多逢人說項豈徒誇當朝偉器瞻
山峻蓋世高名並日華末路危魂同掩抑餘生恨
淚幾橫斜明時各守西南道千里械辭九起嗟

又

李玄錫

玉燼崑炎禱最奇可究呼道路十年茲日照金底先

回景綸切人間亦漫悲應有精靈扶 社稷每從
朝着想容儀中宵撫枕當時淚滴墨今題引緇詞

又

羅學川

說到庚申滌幾潛始知天道十年還勲名一代推
獐角位望當時截箝班冥魂重葢瑩光吉奇離尚
看鳳毛斑遙遠執紼空題誄烏叫千秋恨一般

又

李榮世

欲陳疇昔滄漣連童穉情親五十年標棟折時多
士痛哀榮極處 聖恩全庭羅金紫門闌赫宇衍
瓊璫福慶縣千里計偕淹北洛泉臺款款愧前賢

又

門下賤昌明

一節 三朝即蓋臣平生為國不謀身剛腸嫉惡
猜嫌積大厦扶傾望實純奸孽陰謀欺 日月士
林淫禍慘庚申山長海濶究何極歲去時移淚漫
頻還辛十年天亦定終教一夕在皆伸 宸情惻
怛俄宣詔褻爵愆慙遂秉勺學士如何先曉露明
時不及見陽春清光改照泉塗責幽安從佳宅兆
新早荷登龍常感激更兼趨鯉托情親關西異鳥
來翔處矯首南雲倍濕巾

又

金邦杰

湖上冤封歲十更快看天日照忠貞文章德義全
朝望器局風流間世英剛恨廟謨終未展從知國
是久逾明白頭不盡公私慟為向新阡倍愴情

又

張錄

賢門令望屬華胄雲路崇班荷 聖恩大手方期
調鼎日叢臣終作覆金魂誰將存沒問蒼天抵感
榮伸泣九原聞道靈川移奉地重霑衰淚十年痕

又

金燾

白日懸黃道 洪恩霈覆金理宜回泰運天豈畏
斯文先改眠牛地春深吊鶴原山河餘間氣長與

護風雲

又

李東根

當時一網舉朝空只恃冤魂訴上穹玉入火中光
益烈鈎埋泉下氣猶通漢灘從古多嗚咽天日子
今扶蔽蒙自顧誅奸誠未格白頭慚乏諫臣風

又

鄭岐胤

若涉巨川舟楫倚舟傾棹折木淨嶸奸回釀孽邦
家瘁鬼蜮潛機益類嬰烈火那堪焚玉石 恩波
何幸雪幽明却將當日吞聲淚寄向新遷蒿里塋
鵠原未瞑泉臺日玉樹應含萬古冤何不須臾無

一死更看今日得平反

又

李沃

南國新羅人士冠來儀 王國作天官更張志切
名為累文網於公獨不寬

臆鬱長虬氣射雲寧無所見亦無聞至今恐惹東
京說黨禍人中孰是君

白日中天掃翳氛遺孤慟哭曲江文分明禍福持
符契孤竹祠前慰范墳

孝子精誠感彼天靈究 恩渥漏重泉誰無父母
誰無子小雅詩中廢一篇

又

李玄紀

曾是周班望實隆一心 王室炳丹忠材全文武
經綸密手握向衡黜陟公儀範可堪今日隔渥
恩還覺 聖朝洪區區更向重泉賀新化方隨世
運通

又

李玄祚

忍說庚申痛驚呼欲問天城狐初竊柄鸞蜺暗張
絃樂禍叢羣憾乘機網衆賢士林方掩抑夫子亦
流遷必欲甘心久終看受毒偏哲人罹此厄行路
至今憐向歲遭建盛當朝地望先忱誠天獨許忌

嫉世皆然屢蹟名逾重群敲守益堅竟承 當宁
眷采感得君專補衮身為鑑持衡位長銓 聖情
須激獨輿望仰扶顛幾贊綱繆策宜操燮理權孤
忠落機獲宿志負陶甄棟折誰支厦檣摧未濟川
氣干牛斗鬱心炳日星懸淚迸披施血悲傳殛瘁
篇魂應陪 顯廟寃可訴幽泉世道看消長天心
有幹旋人間新渥煥地下宿誣前祿爵台班極哀
綸典禮蠲精靈知結草悔語屬臨筵有子官仍峻
酬忠賞更延明時重際遇方伯任旬宣宅改青烏
吉先生粉字填蒼黃曾淡土雨露即新阡掩涕思

先誼承顏自幼年女兄蒙舅愛世好荷姐連吊畏
臨曾裂嗟賢勸幾纏路長違執紼魂斷嶺雲邊

又

李萬元

每痛忠臣慘禍罹至今行路亦嗟咨蒼穹改照
宸情側丹筆伸冤愍典垂王氏蓼莪詩幾廢關西
異鳥淚應滋八哀千古騷人恨為續遺篇不忍悲

又

宋儒龍

不語吞聲欲語噫昭昭天道問何為人亾國瘁窮
冤結理返時來渙渥垂蕪沒汶汶陽非大葬經營江
夏即新儀更憐玉樹中年折惟有甘棠孝子悲

又

姜世龜

傷心不忍說庚申黃壤今朝雨露新從看關西改
葬日冢前神鳥動 楓宸

又

李華鎮

昔在歲黃鼠與公幸同榜綢中始識面一見知骨
相巖叢山岳像汪汪河海量自是君子儒令人心
不忘纔占錦標名已負公輔望人人競推轂賢路
誰與讓風采動烏府檢小氣皆喪成均任師資士
趨知所向居銓藻鑑明人器各相當議獄情罪平
囚係無冤枉歷試已底績天工允時亮未及登島

席春見罹禍網德星光淪沒緇雲色慘愴朝朝奏
事地寂寂曳履響誰護實武喪堪憐馬援葬天
胡降割偏玉樹又黃壤循環一理在 王道復坦蕩
昭昭天日臨深究痛洗盪 紫誥侈祀典黃閣加
恩獎 罷章延小馮卿月輝金掌授以相州節畫
錦榮鄉黨孝思無不盡擇地改壽歲青烏得吉筮
山水儘明爽粉書搜舊旋素帷臨新壙從今體魄
安千秋永無恙巋然五尺封行路猶瞻仰知公無所
憾死生皆榮享但為邦家勸時危更誰仗朝廷失
垂著士林無宗匠况余情分深一念常慕嚮人間

餘白首牢落將安放詩成遠寄去雙淚空澆漾

又

閔昌道

金沙伎倆劇兒曹陽九儒冠奈世髦唯有鬼神心
可質終教魑魅影難逃丹書棘寺回金柱紫誥
楓宸下袞廢從此洛江千里水思波日夜共滔
滔

嶠南文獻曾為隣詩禮庭中見鳳麟祇謂經綸能
濟世豈知仁義亦亡身不煩肺石究先洗為贈
台衡寵更新正屬須才多難日起公無路但傷
神

哀詔丁寧雪枉初思推孤寡重歎歐望夫雙淚心
同瀉頌父十言血已攄學士靈安忘吉設少娘魂
亦念緹書由來存沒傷神地恣為家肥更感余
休明未究便沉幽一洗冤魂改上丘翫骸九原埋
不朽芬芳一代映長留奠對客有三千士攀緇兒
將七十伎結草亦應貽式穀甘棠方任活泥憂
先朝盛德在堯先明鑑真同日月懸推擯每須容
汲引生成不獨荷陶甄銓衡留與傳今聖鼎鉉
追加慰舊賢想得寵髯天上併應同吾老共周
旋

二父神交世共知
忍看奇禍晚同罹
首陽埋骨真堪痛
湘水招魂不盡悲
未死曾經塗炭日
餘生重見照金時代言
綏罷仍題挽上哭
吾公下哭私

又

李允修

冢宰生南國山河降神精
家世廣陵李荷潭宅相
成魁星耀平原歲歲歌鹿鳴
遂入宗匠選文彩振大京
嶷然士林領坦坦天衢程珥形
鳳池邊環珮鳴鏘鏗蛾眉竟見妬
蹤迹阻蓬瀛牛刀因鷄割鵬
翻辭重翅兼館憎狡夷元府藉
疲氓歸來紫清高密直趨延英
際會爾首館虜使恣凶搏公時陪

至尊片言國重輕
風儀動顧眄進秩躋小卿
吾道屬元亨咎繇仍寵榮
枯魚修舍索蘆衣就杜蘅
外除入京闕事業推阿衡
無悔國子胥與蒞騷壇盟
徐兕叶古夢蘓子延家聲
金犀白玉省焯赫身與兄
非無石奮謹恐懼戒滿盈
感此主恩深效身忠死生
含沙競待影巧密設機坑
幽戶自飛霜心證神明毅
然舌不柔來周肝膽驚難將
一春經掩得千載名慘悽
長弘血燕沒城西瑩親知
且畏約盡室嶺外行十年
天道復家耄斯彙征百身
終難贖遺悔感宸情絲綸
洗冤氛不待廷臣

爭褒贈煥視棘祀典哀忠貞冥冥九地下精魄
猶生平鶴原與子舍感淚應相并青雲有舊武經
訓留金蠶南藩為便養桑梓繞旗旌追惟倉卒際
孺慕起深誠牛岡擇靈丘鬱鬱真佳城悠悠葬日
促悵望悲懷繫鯁生昔隅坐花樹開蓬迎温温夫
席間承誨僕頻更前後阻攀緇發慚顏猶積荒詞
替薤歌淋浪淚河傾

又

李魯晚

傷心那忍說庚申司隸云亡黨錮辰人不敢言猶
敢怒理無終屈有終伸天回白日浮雲散字煥丹

旋 聖渥新應是墓門來大鳥古今忠直正堪倫

又

姜 覲

幽谷春回日佳城改卜時架增風樹痛永激士林
悲冥漠應無憾精靈倘有知追思舊世誼嗚咽不
成辭

又

嚴 緝

庚甲奇禍豈堪言白日回光照覆盆一夜彷徨悲
濫獄十行綸綍悼冤魂舊封重啓應消恨新
贈初趨更煥 思想得安陵行色慘至今餘淚尚
留痕

又

李震休

喬木名家第一人，斗南聲價世無倫。
 威鳳文雅朝端識，瑞麟魚水承歡。
 寧考日消埃，思答聖明辰。
 銓衡幾歲，懸清鑑，廊廟他年仔。
 大句時值艱虞期，盡瘁心存經濟便。
 忘身清朝，豈意讓能售君子，如何運更屯。
 火烈崑岡，焚玉石，波驚宦海泣。
 簪紳西關遠，謫何須說，北戶深究竟。
 莫伸伊昔衣冠，皆慘愴，抵今行路尚酸辛。
 英靈飲恨，丘原闕大道，無私雨露新。
 官復舊，御紆享禮，崇加崇贈，復思綸青。
 擅更有承家子，玉節方為按。

道臣改卜佳城，開淺土，留將殊蹟寄貞珉。
 傷心存沒成，千古回首先陰隔。
 十春想得騎箕遊，上界惟應結草報。
 中宸踈慵恨未承，清範千里緘辭瀟。
 涑類

又

洪萬遂

一代叢商，具需時德，且才明堂。
 文峙島清廟，儼開壘，玉石鍾螯下。
 波瀾潤洛隈，荷潭徵宅相，梅里有庭槐。
 留滯曾遺托，零丁早乏媒。
 囊螢身仔立，歌鹿計偕來。
 親策收髦後，巍科逼斗魁。
 名推天下士，美擅嶠南材。
 翰筆三傳世，易冠屢入臺。
 奇才宜

主春隆譽致人猜落拓頻分竹起異抵得萊賸
辰常耿耿游刁謾恢恢隨事操何力先時禍已胎
道因三黜直髮爲二憂縱識留無益那能去不
迴喉司 息獨被右地輟仍推特立他何恃群敲
久不摧公朝當肅穆御月重徘徊掄選稱懸鑑經
綸仔踐合要將汪合渭應使駿先駘活國謨初定
蘓泯理亦該 聖恩期報答時事奈傾頽首亂知
何者戕良底快哉滄桑驚一變否泰迺相催此寺
崑炎再西關玦泣終殆同鴻胥網未有馬含杯疾
痛呼 重禁傷嗟速下儻必除將死草猶撲既寒

灰 顯廟應加畫幽泉可訴哀銘旌填寂寞歸觀
越崔嵬骨肉悲盈臆交遊淚映腮雲烟淒故壠霜
露愴陳爨入夢親曾說障瀾我自哈 宸心一朝
悟天道十年匡存沒汶昭伸靈幽明霽解雷千秋輝
簡冊九地托益梅劔氣應銷斗家聲屬轉灾貂班
有寶樹鵬路絕浮埃列島臨當泉聯珠惜減枚固
知榮不樂多見慟無裁淺土塋曾掩他山宅改闢
應緣防水淺恨未近金堆薤露辭何廢南雲眼屢
擡承顏思夙昔撫頂自提孩庭侍淹嘗藥軒臨輒
倒盃敢忘先誼重永願後塵陪曳履嗟空閭同舟

憶沂泗誰堪舊遊地花映滿城栽

又

孫萬雄

生挺名家積德門
迥村之杏石爺孫
氣藏河海襟懷豁世掌
絲綸雋望尊一代
聲華聯棟莫諸郎
風采盡蘭蓀東京黨禍何偏酷
元祐賢英竟抱冤
世事十年知幾變
化翁多言更堪言
丹忠鬱悒悲埋土
白日分明照覆盆
名洗丹書加寵典禮優
蕉荔煥殊恩
翻愁碌碌陪從久
幾聽諄諄教誨敦藥石深欣蒙
獎勸藤蘿偏幸得
攀援傷心往迹銷魂
盡回首前遊拭淚
繁更卜新阡移冕
皂政當

賢嗣守屏藩忍看城外花千樹依舊春風又一番

又

蔡成胤

宏材雅量屹巍班
盡瘁三朝任濟艱
半夜禁庭悲燬玉
十年天道見循環
不教學士逢今日
特遣恩綸責舊山
移卜佳城傍清洛
路人揮涕望旋顏

又

洪萬紀

昏昏風雨十年間
離日回光快燭姦
肯遣忠魂長掩抑
也知天道有循環
晃持王節營新兆
罷贈黃扇絕舊班
欲識高名人仰處
斗南千丈屹烏山

又

申慶濟

前子已卯後庚申十載長沾志士巾天理好還丹
筆煥泉途改照粉書新大夫以葬寧無校孝子之
情庶可伸敢把荒詞摹偉烈海東乘史映千春

又

蔡彭胤

陰虹鼎鼎翳乾坤欲訴忠貞阻 九閻揚震名高
媒大禍李膺血賤負深冤忍焚白玉寧天意昭靈
丹書即 聖恩萬古是非明竹策 十行哀痛下
金門旌標 贈秩首新字草宿荒墳啓舊原學士
有靈應瞑目重泉何處奉晨昏

又

權斗寅

平生蘊抱合經綸玉立風標聳播紳卿月位隆弘
聖化台星望集際昌辰明夷入腹冤誰白往事
驚心慟更新泉壤至今優寵典庶看幽憤洩神人
又 金泰基

又

權重經

德業文章萬口談幾年衡席坐潭潭蠅飛白玉曾
何忍日照丹衷古不慚千載大名星斗動九原崇
秩 聖恩涵白接黃鬼相先後地下從遊死亦甘
秀氣山河毓 清朝有蓋臣幾嚴膳器宇軒豁破

畦畛碩望推南紀深誠拱 北辰君民志未展宇
宙運方屯肺腑容頓越干戈速緝紳萍蓬西塞夜
風雨北扉晨道路皆垂涕親朋暗疚神斐萋真毒
手鍛鍊即膏唇密網微三刺輿情見百身戴金空
茹痛淺土幾經春世道看消長天機有屈伸九重
迴 霄眷一札降 哀綸殊寵合非贈 崇恩洞
酌陳一天懸白日萬事已黃塵舊卜星山側新阡
洛水濱 天教責寃安兇已按宣旬井里觀瞻改
松楸氣色新維公多契托我祖最情親杖屨叨陪
以詩書惠訓頻于今都已矣哀挽一沾巾

又

李 簠

白日回光處枯華更見春陰邪皆若掃正氣得重
伸地下哀榮備人間事葉新太常應秉筆節惠

罷名臣

又

李柱天

說到澁灘骨猶驚赤舌閃九天為高貝網彌空棟
梁摧愁雲慘慘陰風鬢痛哭摸楷漢李膺嗚呼碧
血周長弘行路傷時灑涕淚志士憐德挺心宵十年
果見理復環 聖主惻然昭諸枉 若曰予悲蓋臣
忠于今何以慰英爽 特贈台座祭以侑九原并

拜 君王恩象榮曠與允臻極悲喜私情那可論
庭樹重看甘棠蒂 天心實許板輿養佳城卜新
舊不臧墨食高陽雙女向哀哉立 朝三十年躋
烈昭昭在國史接物溫爾春和藹臨事毅然喬嶽
峙浮世何時更得覩鳳姿冥漠龍章歲可憐膝下
第二郎多年泣血冤魂傷應成泉裏平生樂儻識
人間今日事舊盡新感詎罄毫哭挽南望雲千里

又

權斗望

家庭儒雅擅聲名斗步雲衢士望傾台閣共期推
宿德泉臺誰料抱深悖魏碑起踣沅新澤董筆屢
賢搜舊旋堪歎二郎齋恨沒終然獨不見時清

又

李光彥

昭融契合禍橫生說到庚申夢亦驚天道周星理
必復冤氛銷斗否還亨 十行哀誅雷霆洩一品
重封雨露傾咸仰 王心如燭化共嘆臣節見時
清鯨飛碧海終無返鳳去丹霄更不鳴感慨從來
多少事悽涼此日揔縈情茶山舊宅非純吉盤谷
新阡是永寧大諫賢即今按道總麻扶欄備儀行

又

鄭錫僑

昭昭天道十年回 紫闕隆恩徧夜臺楚屈招魂

荷蓋斷漢楊移葬大禽哀精忠百鍊金奚燦氣節
千秋斗其巍抵為邦家悲歎痺不堪揮淚廣陵隈

又

尹爾厚

卜地移安日仁天悔禍心丹忱惟炯炯泉路竟沉
沉直筆伸冤氣殊 恩責碣陰哀榮者玉節餘慶
謝庭琳

又

金汝鏈

忍作何懷寫誅章滢滢哀淚自沾裳人間幸見幽
冤雪泉下重開劍履截位望當朝誰並美家聲東
海世傳芳尚看丹穴奇毛在南國方歌蔽芾棠

又

呂聖舉

傷心忍復說庚申天定終能亦勝人烈火貞珉冤
滌舊崇班哀 贈寵繁新重泉厚夜嗟難作大觀
清朝痛末因別有幽明無限恨不同南紀見斯辰

賜祭文

維歲次己巳四月丁卯朔二十三日己丑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李日三諭祭于卒行判書李元
禎之靈昭洗誣枉王政用急悼惜精靈祀典有式
良臣冤殞係國殄瘁今當解濡禮宜慰必愍卿非
辜迹卿平生居家純行為國忱誠名父詩禮乃舅

忠節萃于一人蔚有遺烈宏器峻局得自天賦長
材逸駕望存公輔詞場破的晉塗方邈惟其傲骨
本非時樣抗言忤世自發軔初青筵僚選五載始
除翰苑清切三世接武卽星冠易殆遍省府莅邑
則治奉使不辱受知 兩朝豈容人阨每遭齟齬
輒荷曲庇次月知申皆出特批位望漸高排擠益
力中年倦宦南墅屏跡逮予嗣服擢置上卿提憲
振肅秉銓公平職無不踐務多蕪管弛張設施咸
有條貫命判金吾合階咫尺君臣際遇亦云罕覩
駭機驟發實關邦運憑一妖豎奸臣鼓吻竊我太

阿戢我忠貞長血射冤白日無晶十載回環理有
必至如雲見曉大定國是迸厥奸兇返我耆耇顧
瞻朝班鷓鴣依舊緬想英姿九原難作追懷疇曩
悔將何及卿之殉國予豈不知卿之負冤予豈不
悲使卿至此非予本志事大錯盤予亦有愧首加
伸理不待上請此心可白在予尤幸收召遺孤意實
有在前席密通典刑如對丁寧獎諭寔予秉曲一
語一咽悲思可掬茲遣禮臣替奠精禋靈如有知
格此諄諄

又

維歲次庚午二月癸亥朔十八日庚辰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權萬濟諭祭于卒贈領議政李元禎之靈不貲之身追贈未償漢皇所詔實感予情故於忠蓋用資非常首降哀音更申愍章嗚呼噫嘻思之涕滂胡忽羸豕胡昧履霜庶戮無辜而卿最傷為儀之鳳見噬於狼執我仇仇為矛為鉞戕蕭者戚殲膺是璫其死足悲其名愈昌古而有徵今也可方術窮詐得彼不終藏聽枉省究予則諱詳卿對不撓忠肝理長貳身有疏孝膽義颺收錄兩孤伯陞侍郎寄以心膺典刑未亡潮厥淵源

鍾此休祥大爺儒宗祖溪父岡考富學箱舅擅智囊生此一人罕我 三王儀幹修偉氣宇軒昂契深 聖考恩猶慈孃輒儻而扶必沉之揚羣眦欲裂衆吻成瘡始予倚毗恩日贊襄間雖晷昧卒乃昭彰肆直前謾用表來穢竊跡平生丈夫心腸彼鬚而頰尾全為良天真爛熳才具汪洋骨又不媚後身仲翔用是逢患亦以留芳原秩豈息一駭未光載崇花誥更薦瓣香永念世緯方攬朝綱大厦重修政急襮樟九原如作何憂棟樑卿有詰姦命孤以將魂亦歸來佑我無強嶺雲悠悠洛水泱泱

千里緘辭寫意悲涼貴相知心何間幽明

祭文

張璜

嗚呼哀哉蟬聯茂閣奕葉衣纓濟德流祉世有考
成河岳儲精篤生題人惠風愛日威鳳祥麟才猷
閭敏城府閱淵苑乎昌時步武雲天玉季金昆望
實陞赫嶷嶷風稜嶄嶄崖角結知三朝契合昭
融乃柱乃石一節始終從容廟朝啓迪徽猷提
衡八座獨幹鑪錘已荒茹納坦豁心腹孰是倉卒
竒禍迅激公乃毅然宵歲鋼鐵笑視刀鋸其氣益
強嗟哉善人卒罹于殃斗隕中霄峯摧半岳萬目

睽睽輿情痛抑嗚呼哀哉物極必反天道好還白
日回光湛恩渙汗群穢屏迹庶冤咸洩更化
伊初首復舊秩貶官吊祭申以愍章鴻褒駸典光
賁幽堂哀榮無對潛德愈靈羣陰解駁善流吐氣
嗚呼哀哉百世在後一時在前公無所作可以蘇
翻屯蹟非辱獎歸非榮榮辱去來雲浮太清厄哉
峯門神理難明荆花減歌謝樹飄零殄瘁同悲儒
林慘色天或未定為善者感食報非遠在爾茂嗣
猗歟茂嗣載其顯懿桂林一枝崑山片玉暫微
啓沃憇羨南服江表安危雪山重輕蒼生望屬

丹極寵傾嗚呼哀哉儀形一隔奄忽幾莫日月寢
遠影響難憑念余無似飽德淪髓夤緣出入積有
年紀羈旅洛邸驛以瘼息推誠勉留猥蒙館置迺
後甄擢實不求備式至于今寸心銘佩公能知我
或見夢寐白鷄之歲宛候門也引入中堂問答有
以歷歷悲辭眷眷未已吟呈一律覺來猶記棠陰
此日幸叨庠庇鶴告新塋適丁茲時感念幽明滌
泗漣泐單盃辨香披露菲忱風流宛在俊然中心
仰山蒼蒼洛水盈盈鈞氣中橫匪公之靈

又

鄭昌址

嗚呼哀哉理管培覆氣更參錯當徵而信其理責
若及垂而盤謂氣使然反覆交互孰讐孰真考委
識源視發知積曰惟廣平冠冕奕粵暨于石潭舉
如毛輶累善植根推餘阜後如苗稂土公獲其遺
畜裕出宏大暢厥施中年抹撥險路跼武晚歲際
遇順風縱羽多初茅拔為領與袖衆務林委如刀
斯剖烏府首席冢宰峻秩甄拔之精經緯之密
聖眷非常側仔和藹復有季方接跡而升白眉鳳
儀朝著為瑞慈明棟材挺拔未已福祿是宜益昌
而熾天若可必理其足恃豈意鬼蜮公行白日交

亂同極鑠金銷骨羿設之棘公爲其的羅鉗古鍊
恣其吞喫視天其蒼曷有其窮千秋冤氛爲蜺爲
虹十年深谷盡室畏途而禍未艾惟鬼之謀花山
羈寓二卽先逝洛江村塢仲氏又繼非惟外食豈
關子厚或諉於氣果孰是究固天有定人莫之勝
泰運初回如日方昇 聖教哀痛快洗深冤上相
崇品貴于重泉在公何憾爲國興咨政當更始誰
任扶持如涉大浸失其楫椀云亡之痛是公非私
江涯淺土豈公攸宅旣不具禮又未備物瞻彼盤
龍瞻藹佳城龜卜旣協終焉允臧展也伯胤孝思

不置專制方面葵祭備至隱卒崇終有光奕奕此
理孔昭孰疑孰惑顧惟薄劣文獻通家先故是敦
厚公撫摩末路失依餘生安放依稀標月長入夢
想菲薄鷄酒寂寥文字無窮者情不盡者淚

又

黃廷烈

嗚呼哀哉惟靈瑞日符彩粹玉精神碩望弘謨世
德純良石潭風繼諫議聲傳蔚爲國器夏瑚曾璠
兩胤趾美仲氏聯芳聲率焯焯步武揄揚握董孤
筆秉史魚直魄梳奸諛風生臺閣補袞色線煥猷
清文 眷注日隆掌職天官進賢退邪激濁揚清

薰蕕自別妬嫫難并威名多猜時運亦窮粵在庚
申黨禍如烘厄哉羣賢而至此極宿德吾公百身
誰贖國摧棟樑民失怙時尚忍言哉有淚而已入
心難誣公議愈激十載今日首罪既殛輿情快說
聖心興哀廢陞崇秩恩渙泉臺昭昭天理然後
始徵悲感斯世誰獨偏增昔公皇考契我先祖攀
桂聯名含香接武幸追分義特賜厚恤不肯無狀
偏蒙盛德欲報無路但銘在肝心常耿結滄自沈
瀾一哭當年千恨並加光陰電倏日月幾何天道
周星賢嗣按節宅兆移營萬事如昨哀榮備至誠

孝達幽飲恨仲胤知此日否上乘箕尾公應自得
安仰安放賈賈未學病違執紼愧負幽明謹將瀆
綿聊此薦誠爲公爲私慟骨有極嗚呼德音何處
可接文隨語短悲與情深不昧者存庶其歆臨

又

閔昌道

不佞小子常心語口曰李公之謾必直乎其種德
邁矣篤襲詩書蔚爲寬大通明之人中實剛毅有
不可奪之操故迺於崑炎之日忠肝義膽辭氣不
撓其身雖隕其名不朽且其庭壺之懿使其寡有
崩城之烈其孤雖迫於勢牽於事雖不能上書擊

鼓其心即吉綢緹縈之心而伯也又有疾如泉此而不直是無天也嗚呼以今日觀之不佞之言若持左契矣語云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為嘻嘻誠然哉當世道交喪之際夫豈有所謂蒼蒼者而不十載而大定旋與雪俱燬至於崇 贈而再駁又至於使貳身持節故土以禮營窆則人間泉下哀榮無憾時則不佞承 聖主之命致意於隱卒之文仍孝子之請寄哀於蒿里之章今與伯子交龜南嶠來奠於幽宅而感慨之情又萬萬矣嗚呼今之俗政頹矣時方艱矣若使公在者德可以激頹才可以濟艱而百身靡贖九原難作此蘓長公之所以上以為天下惜下以為吾私者也

神道碑銘

濟恭讀故冢宰歸巖李公狀為之象歎永歎益知偏黨之禍人家國而後已也夫 肅宗明主也公蓋臣也以蓋臣而遇 明主宜乎利澤施于民禮遇終其身而奈之何戚臣陰竊權柄彌禍網以椽崑岡烈焰燬我良玉天乎知乎嗚呼此黨禍也雖然天者不可終欺理者不可終誣未一紀而淵衷大悔悟惻怛之 教屢發中朝滌其丹書 贈

以上相於是不亦勝人君子知所勸小人知所懼雖黨人其於天何哉公諱元禎字士微歸叢其號也其先廣陵人在麗季判典校寺事號道村以文學氣節著者曰集入 國朝為刑曹參議 贈首相者曰之直傳三世娶于嶺南之星山居焉者曰摯子孫遂為嶺南人又二世曰熙復 贈左承旨 曰潤兩號石潭歷教宰貫卒官參議 贈吏曹參判是為公會大父大父石潭師事鄭寒岡先生既卒配寒岡書院子曰道長號洛村歷翰苑天曹即卒官弘文館應教 贈左贊成出後堂叔父軍資

主簿 贈吏曹判書榮兩配 贈貞敬夫人安東金氏判中樞府事荷潭金公時讓之女寔為公考妣公聰穎絕人在髫髻日誦數萬言及長看書能八行俱下華聞大噪 仁祖戊子中國子生負 孝宗辛卯魁漢城試對策壬辰闈增廣文科居殿試第 二例付尚衣直長丁酉拜講院說書薦入史局為翰林自石潭洛村公仍祖子孫三世珥筆翰苑世罕有也明年由奉教陞典籍轉兵曹佐郎正郎諫院正言憲府持平講院文學尋除全州判官居一年後陞長城府使為銓長者陽言治最當陞內實

積天曹名選也已亥奉謝恩書狀 命赴清國
顯宗新即位公自在 曹憲講官受知最深是役
也簡在上也明年夏復 命除掌令乞暇歸省冬
拜江陵府使府衙云有鬼崇廢不修已有年公至
則直滯掃入處吏鄉交諫夷然若不聞已而見古
木立於庭杖杪怪甚亟命繚以網熾炭于根有二
青狐跳出燒死官府遂帖然辛丑用廟薦爲東萊
府使公前在長城賑飢民至誠以之民賴以活至
是萊民又連歲阻飢方便廣濟如長城之爲而尤
不以封疆域民旁近民多所沾惠御史南公九萬

上其事 上大嘉嘆賜馬以寵之冬倭人以移館
事有言被奪職實公所不干也癸卯叙拜濟尹不赴
甲辰拜判決事移承旨未幾出補全州府尹與觀
察使爭體例時不撓觀察使啓罷公不以爲意居
二年叙拜承旨時清國查使至廷臣慄慄有禍機
方 上之接待使也公密贊辭令動中機宜使戢
其暴事得以安左右私竊稱歎 上亦倚任益加
焉拜湖西觀察使辭不赴丁未以承旨用 王世
子冊禮禮房勞陞嘉善階拜廣州府尹未幾以事
罷自是連拜右尹摠管工曹參判庚戌鄭都尉載

崙以上价赴清國鄭相國太和夜 朝堂謂銓部
曰吾兒年少未了事非遴副价甚峻恐敗國家事
銓部難其人相國曰非李某莫可由是公爲副使
既竣事還差別試殿試考官時公子副學公以諸
生詣公車對策公噤不與考校大臣主試者時有
問強應之而已及圻號副學公居第二名矣公自
在韋布爲嶺南士林望柳稷之疏斥二臣從享公
實與焉時議之娼嫉者衆以公之結 主知深無
如公何至是諸臺躍起請削科仍并及公命官諸
考官疏暴事實明其誣 上嚴斥臺官諭之以立

論無據幾半年臺梗寢焉除楊州牧使癸丑以右
尹召還未幾特授都承旨臺官以歷淺請遞改
上怒曰方今黨論爲先公道次之若取黨論元禎
未愜久矣若以公道此等說甚不正矣公再疏適
自是屢拜刑曹參判都承旨禮曹參判甲寅
顯廟賓天差 山陵都監提調以前此 王大妃
患候議藥勞加嘉義階乙卯丁六夫人憂扶櫬歸
嶺南 上諭三道護送異恩也服闋拜刑曹參判
旋移大司諫還朝公之在鄉廬也聞朝廷設萬科
施爲多不厭人意用范文正故事與宰相書略曰

向來彼輩之用事阿附之徒驟蒙顯擢朝廷名器
視爲已私旣以是爲彼輩之罪則今宜一反其所
爲非徒不反乃反效之若是則古人何以曰無諸
已而后非諸人乎至若各舉所親於 幼主之前
有若請托銓官者然益可寒心萬科之設光海末
政以昏朝之末政援爲 聖世初政何也時相不
能用至是上應 旨疏屢千餘言首言明義理別
公私親賢臣遠便佞以正 君心抑躁競戒因循
杜倖門重名器以正 朝廷生靈塗炭怨咨日滋拯
之振之以固邦本仍條其當罷者五而罷禮府廳

一也當立者五而立嶺南大同法一也疏奏 上
優批嘉獎焉時 肅廟承先王遺志釐改邦禮
宗統復正眉叟許先生首建議請上告 太廟太
學及四方章甫繼之公因辨謗疏略曰宗統之復
正不可不告人心之迷惑不可不曉是甲者之論
也論議雖正層激不可不慮節目雖備乖戾不可
不憂是乙者之論也二者均有所執而第念此論
以過時而不發則固好矣旣發之後摧折之斥拒
之若過橫議者揆諸義理實有不當然者天地常
經敦滅無餘舉國含生孰不悲痛而人或言其

非者則禁錮之竄逐之至於請殺而杜人口猶以爲不足復設禮禁播告八方設刀鋸以待言者此先王所以痛惋其見欺而殿下之有切齒腐心之教者也然而仰體好生之德將順不殺之仁但云正統之當告不以加罪而爲請則此實稱停之論也公寬厚恢弘雖當國言朋興之際其立論之毅而惠嚴而寬如此至若萬科體府之設鬻鬻然正色立異不少假也拜兵曹參判等司有司又兼賑廳堂上尋拜大司諫院僚欲與憲府並發告廟啓公曰事貴消詳且待之人或謂遲疑公引

避不得遁遂發 啓焉有女憲卿者疏捏公甚惜公疏辨以爲夫告 廟議者之言曰過時之嫌小當告之義大不可以小嫌而廢大義臣於此以爲此論不發則已發則亦難沮格至於誤禮者之不欲加罪實出詢謀之僉同而憲卿疑阻轉深譎張爲幻蓋緣積怨深怒而發也彼輩之手握王爵口銜天憲五十餘年臣不巧俯仰凡幾取敗而若其低首下氣阿意順志終非狂狷之性所可強而能也由禮曹參判移大司成擢陞刑曹判書仍兼大司成正卿之兼國子 國朝所罕也戊午價北使

灣上伴送亦如之及復 命拜判尹鞞行嶺南大
 同法前時大同法行於兩湖惟嶺南仍前任土作
 貢民不堪上司誅求公嘗於應旨疏力言之至是
 廟堂以公主其事於是度民田出粟米計上供量
 官用然後裁其遠近劑其傭直要使宜於國而利
 於民既成而頒行之民大悅勒石頌德時進香使
 馳啓言中國大擾亂 朝廷議加祭旅戚臣金錫
 胄實主之愚公持不可適在泮宮遇公言邊事且
 曰西鄙多警體府必可復欲設體府禁旅勢當益
 此係不容少緩也公曰體府無益徒擾人國耳禁旅

之加與此奚異雖然主兵柄者職當憂耳已有見
 已自直陳何不可之有及後登對公亦意以為備
 禦疎虞且柄臣顯其事不必膠前見隨諸臣仰對
 而已俄有體府復設之 命以大司憲移拜戶曹
 判書時北使至上久寧不可以郊迎重臣馳往
 諭之使牢不許公承 命逆于路反覆開說辭理
 明確使敬服惟公言是遵移右叅贊兼知義禁府
 事時有江都投書之變捕兇逆有瀆鞞朝議欲以
 治盜刑鈎之公曰鞞獄自有常刑而韓上黨明滄
 朔烙刑流毒至今非古法而鞞制不知其可也衆是

之於是元惡伏辜餘多平反出者移大司憲尋拜
吏曹判書兼弘文提學辭不獲益以持公道絕偏
係爲務雖異已入毅然參用以此臺劾發 上察
公無他益委任焉擢崇政階無判義禁府事若備
局 經筵提學成均春秋內局槐院宗簿譯院贊
畫使賑廳繕工等任掌銓衡時所兼管公益憂懼
焉當是時金錫胄耽耽視一邊通宮禁造蜚語恐
動 上無所不至 上易置有位削黜公已而元
老萬鐵等上急變蓋首相許積孽子堅妖惡不道
與近宗楨栴締結謀不軌錫胄媒是爲網打計獄

大起卽所謂庚申微告者言堅使李台瑞激宰相
復體府廳驛及公捏奏不置卒以見欺逆堅竄關
西之理州俄 命拿致詔獄公歷舉與金錫胄泮
宮酬酢語以明其非由於台瑞鞫廳書問錫胄復
書如公言且抵書鞫廳承旨尹智傷其究至欲請
對白之會 上命除刑發配遂已秋獄更起以死
囚亂言又被逮卒無實按獄者怏怏無奈更提體
府事拷掠甚急公神氣不少沮仰謂鄭相知和曰
公非文翼公之孫耶座有弩目咆哮者遽曰敢以
今日比之已卯士禍乎左右莫敢復言遂告終於

吳履先生文集卷之九 三十三

請室實閏八月二十一日也是日雨土蒙瞽日晡
慘無光都下士庶莫不悲之至有隕涕者嗚呼奸
壬之戕害善類從古何限而猶得以疑似可欺之方
上以蔽君上之聰下以揜草野之口而若公者
以力主體府宜罷之人反以體府而為死案不得
免焉彼黨人者其誰欺欺天平已已上悔之首
復公官爵遣禮部郎嶺外特賜祭旋因金相德
遠陳白命贈領議政又遣官祭及副學公登進
上曰爾父冤死予每惻然王音摧咽至丹至
三其改葬也下諭方伯共其事哀茶備矣後六

年黨人乘機復奪職後又十九年公之孫世瓊鳴
鼓白其冤上下大臣議尹領府趾完議曰金錫
胄嘗言其冤抑其謫也有鑒在理也欲請對暴實
而未及云其言可信上曰領府議是復公爵
贈秩亦如前不逞者或梗之上曰當初處分是
予之過過而遂之予不為言者亦沮焉公處於家
內行純篤事太夫人如嚴父推以至撫諸身敦宗
族皆可以觀其仁也及其出而事君垂紳正笏
不詭不隨風節才猷蔚然為一代名臣者實本諸
家而推之國也卒之黨禍之及於身順受天而已

歸後元三二卷之九 三十一

皇朝先正文集卷之九 三十四

其於時運何哉幸賴 肅廟聖明雖於朝局推蕩之際察公之忠愍公之冤誣蠱快滌 恩言昭揭使後之人知奸壬禍國不過逞一時之毒而至於公論之不百年而定者雖以威福人凶焰亦不能沮遏之也斯可見當日 君臣之際也公為文章辭順理達滂沛奔放嘗以僎使來往灣上也北使愛重公詩文載之朝鮮採風錄選入於華人文抄云而著有星山志增修鄉約歸巖漫錄等書藏于家公春秋五十九葬凡三移已丑與夫人合窆于永川蓋雙洞坎向之原貞敬夫人李氏籍碧琮承

旨浣亭公彥英之女事君子和順有禮雖貴為命婦服御無改寒素兩子既榮顯未嘗不勉以抑遜後公二十二年辛巳卒享年七十九有四男四女男長即副提學時命卒官吏曹參判次漢命弘文校理皆以文學名於世次後命早夭次龜命察訪女長適柳命河次輔德崔恒齊次佐即姜相周次金升國參判二男二女長生負世琛次世璟次二婿參奉姜楷驥聖謙校理三男一女長生負世璠即鳴鼓白公究者次世寶世璠婿沈壽翰察訪無子以世寶后柳命河子後謙三婿參奉李泌金錫

皇朝先正文集卷之九 三十五

範鄭重恒崔恒齊三男佐即守慶守溫守仁婿權
世鉉姜相周子濡金升國二男佐即東俊東傑二
婿金重禮李仁兼曾玄以下多不盡載五代孫萬
運登文科以文行稱 今上二十年降 旨宣召
特除臺閣蓋念其爲舊臣之孫延揭厲之澤也
千里來乞銘歷歲不去者六代孫以豐其誠亦
足感人銘曰

大嶺磅礴曰生元臣幼學壯行家有淵源 王曰
燬哉予有臣良木天深深三世翺翔銅竹銀臺今
聞載颺彼朋家者瞻瞻在傍 肅考善繼于 廟

告禮日月宗統疇敢更歸公來自嶺布袍履弊曷
不峻嚴所包者惠晉長成均遍都諸省天官冢宰
門絕造請誰據戚掖血牙指如尉羅彌天公豈免
諸既竄旋速鬼神其吁宛彼祥鳳驚鷄攸啄土以
爲兩乾象黯黑十年重回 王心斯惻來汝遺孤密
通前席汝父之冤予實悔怍 王命王臣千里酌
酌運有平度惜謀復遲 王豈汝徇所徇俄頃孫
額以鼓廷詢之博國有大臣獻議明的 王曰有
是予不遂非煌煌 恩諾申降天扉幽哉覆金太
陽臨下仇者氣沮衆喙始啞君誰無臣臣誰無君

惟茲哀榮可觀君臣蓋獲之洞天氣昭朗龜頭不
泐可弊天壤我筆亦歲誅爾偏黨

上之二十年丙辰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
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檢校 奎章閣提學平康蔡濟恭撰

謚狀

國朝播紳之禍慘於庚申而惟故尚書歸叢李先
生以忠正守道橫罹黨禍未一紀 淵衷悔悟首
復官爵 贈以上相惻怛之 教屢發中朝誣謖
快滌 恩言昭揭君子知所勸小人知所懼斯可見

當日君臣之際也公諱元禎字士徵系出廣州始
祖諱集在麗季判典校寺事號道村以文學志節
伏一世諱之直任 本朝為刑曹叅議 贈首相
其後代有名碩簪組不絕曾祖諱熙復 贈左承
旨祖諱潤兩號石潭歷數年贊卒官叅議 贈吏
曹叅判師事鄭寒岡先生得其嫡傳既卒配寒
岡書院考諱道長號洛村歷翰苑天曹即卒官弘
文館應教 贈左贊成妣安東金氏 贈貞敬夫人
判中樞府事荷潭金公時讓之女也公生而穎秀
後偉舉止言辭迥出凡兒見者已知為遠大器在

鬻齒以誦數萬言文辭日進華聞大播 仁祖戊子中國子生負自此至釋褐五六年間每誄必占輒居一等庚寅時章請以二臣從祀聖廟而筮臣以無異論欺誣 天聽嶺南多士封章卞破時時論方峻凡立異論者必以誣賢醜正目之而公是時言論文翰爲京外所推重故時輩意公主其事甚忌嫉之 孝宗辛卯魁漢城試對策考官趙錫胤大加稱賞曰此典文衡手段也壬辰魁增廣文科居殿試第二例付尚衣直長時同榜李公象震嘗以疏首舉洛中多士論斥二臣從祀之議故泮

任輩沮其謁聖公率榜中同志八九人送言於齋任曰李某雖立異於從祀相臣陳筭而伸解 聖明洞燭而名許旣已解罰應舉則登第之後不許謁聖殊甚無謂况文武科事體異於生進非太學儒生所敢呼來而斥去以此往復累十次夜已向深公以夜開廟門舉火入謁尤極褻慢遂與同志諸人退歸聯名封章備陳泮宮持議之謬悖舉措之駭異由是時論益銜之累年不叙丙申始拜說書侍講 胄筮出入經史陳說義理微辭奧旨融會無碍同列咸嘖嘖推服秋選入史局爲翰林自

石潭洛村公仍祖子孫三世珥筆翰苑世罕有也
丁酉由奉教陞典籍轉騎曹佐郎正郎正言持平
文學尋除全州判官戊戌移陞長城府使爲銓長
者陽言治最而實祗天曹名選也已亥奉謝恩書
狀命赴清國 顯宗新即位公自在 甯筵講
官受知最深是役也簡在上也明年夏復 命即拜
掌今乞暇歸省冬拜江陵府使府衙云有鬼祟前
守皆廢不處公至則直灑掃入處吏鄉交諫夷然
若不聞已而見杖杪古木立庭畔甚恠亟命繚以
網熾炭于柢有二青狐跳出燒死其怪遂絕江陵

舊刊白沙集中己丑遺事及挽鄭公嶽詩時輩惡
其直書毀其板公與三陟守眉叟許先生相議改
刊焉時人甚惡之辛丑用廟薦爲東萊府使公前
在長城賑撫飢民至誠以之民賴以活至是萊民
又連歲阻飢公方便廣濟如長城之爲而尤不以封
疆域民旁近民多所沾惠御史南公九萬上其事
上大嘉嘆賜馬以寵之冬以倭人移館事被奪
職實公所不干也癸卯鄭相國太和薦公叙拜濟
尹不赴甲辰拜判決事移承旨未幾出補全州府
尹與觀察使爭體例時不撓被啓罷公不以爲意

居二年叙拜承旨時清國查使至凜凜有禍機公以該房入侍密贊辭令動中機宜重腫屢回眷注殊異左右私竊稱歎上亦倚任有加焉拜湖西觀察使大臣爲言得迺丁未以承旨用王世子冊禮禮房勞陞嘉善拜廣州府尹尋以事罷自是連拜右尹工曹參判庚戌鄭都尉載崙以上价赴燕鄭相國太和謂銓官曰吾兒年少未解事必須遴差李某爲副价後方可以不僨使事由是公爲副使既蒞事還差別試殿試考官仍除揚州牧使癸丑以右尹還朝前數月上謂侍臣曰李

元禎之爲揚州不已以乎至是以加望未擬除授特拜都承旨公再疏遜自是屢拜刑禮曹參判都承旨甲寅顯廟賓天差山陵都監提調乙卯丁大夫人憂扶櫬歸嶺南上下諭二道護送丁巳服闋拜刑曹參判公之在鄉廬也聞朝廷設萬科施爲多不厭人意用范文正故事與宰相書略曰向來彼輩之用事阿附之徒驟蒙顯擢朝廷名器視爲已私既以是爲彼輩之罪則今宜一反其所爲而非徒不反乃反效之至若各舉所親於幼主之前有若請托銓官者然益可寒心萬

科之設光海未政以會朝之未政援為 聖世初
政何也時相不能用以大司諫召還卿宰以下皆
來訪以時事公隨問指陳剖析如流皆充然欣喜
曰江左有管夷吾吾無憂矣因上應 旨疏首言
明義理別公私親賢士遠便佞以正君心抑躁競
戒因循杜倖門重名器以正朝廷生靈塗炭怨咨
口滋拯之振之以固邦本仍條其當罷者五而罷
體府廳一也當立者五而立嶺南大同法一也首
尾累千餘言無非救時之急務濟民之切策 上
優批嘉納焉時 肅宗承先王遺志釐改邦禮宗

統復正眉叟許先生首建議請上告 太廟太學
及四方章甫繼之公因辨謗疏略曰宗統之復正
不可不告人心之迷惑不可不曉是甲者之論也
論議雖正層激不可不慮節目雖備垂戾不可不
憂是乙者之論也二者均有所執而第念此論以
過時而不發則固好矣既發之後挫折之斥拒之
若過橫議者然揆諸義理實有不當然者天地常
經數滅無餘舉國含生孰不悲痛而人或言其
非者則禁錮之竄逐之至於請殺而杜人口猶以
為不足復設禮禁播告八方設刀鉞以待言者此

先王所以痛惋其見欺而 殿下之有切齒腐
 心之教者也然而仰體好生之德將順不殺之仁
 但云正統之當告不以加罪而為請則此實稱停
 之論也公寬厚恢弘雖當國言朋與之際其立論之
 毅而惠嚴而寬如此拜兵曹參判籌司有司又無
 賑恤廳堂上尋拜大司諫院僚欲與憲府並發告
 廟啓公曰事貴消詳且待之人或謂遲疑公引
 避不得遂遂發 啓焉由禮曹參判移大司成擢
 陞刑曹判書仍兼大司成正卿之兼國子 國朝
 所罕也戊午以遠接使赴灣上時北使見公風度

凝遠文辭率瞻甚禮敬焉既歸載公序與詩於朝
 鮮採風錄而選入於華人文抄中及復 命拜判
 尹初行嶺南大同法先是大同法行於兩湖惟嶺
 南仍前任土作貢上司之取於民無藝公嘗於應
 旨疏言之至是廟堂以公主其事在是度民田
 出粟米計上貢量官用裁其遠近劑其傭直要使
 宜於國而利於民既成而頒行之民大悅勒石頌
 德時進香使先來 啓以清國擾亂 朝廷議加
 設禁旅而公獨以為不便泮宮節製時金錫胄遇
 公言邊事曰中州多警體府必可復欲設體府禁

旅勢當益此係不容少緩也公曰體府無益徒擾
人國耳禁旅之加與此奚異雖然台既主兵職當
憂耳即今事勢有異前日則直陳已見何不可之
有蓋體府之罷以公言禁旅之加非公意故賜曹
必欲得公之一言且於其時京外騷屑故公亦慮
綢繆之踈憂其後 引見日隨諸臣仰對而已俄
有體府復設之 命既而以大司憲拜兵曹判書移
右叅贊兼知義禁府事時有江都投書之變捕凶
逆有瀆鞫 朝議欲加周紐之刑公止之曰鞫獄
自有常刑而韓上黨明澮朔烙刑流毒至今非

古法而豈可制乎衆是之於是元惡伏法餘多
平反出者移大司憲尋拜吏曹判書兼弘文提學
固辭不獲常以精白一心恢張公道為務雖異已
人毅然參用以此至被臺劾庚申擢宗政塔兼判
義禁府事公方長天曹而所兼帶備局 經筵提
學成均春秋內局槐院宗簿譯院贊畫使賑廳繕
工監也 上眷隆盛職任重大公益憂懼焉是時
相門孽子堅妖惡不道奸凶之黨矢志之徒藉以
為網打善類之計挾夫傍伺煽動危言而一邊通
宮禁造蜚語使無賴輩元老萬鐵等遂上急變撤

大起告者言堅使李台瑞激宰相復體府廳辭及
公捏奏不置以爲見欺遂堅命配理州俄命
拿致詔獄公歷舉與金錫胄泮宮酬酢語以明其
非由於台瑞鞫廳書問錫胄如公言且抵書鞫廳
承旨傷其旁欲請對白之會上命除刑發配遂
已秋獄更起以死囚亂言又被逮卒無實按獄者
怏怏無奈更提體府事掠治甚急公對益厲無少
沮仰謂鄭相知和曰公非文翼公之孫耶座有頰
足咆哮曰以此比之己卯乎左右莫敢復言遂告
終于請室實閏八月二十一日也是日雨土蒙溼

日曠慘無光都下士庶莫不悲嗟墮涕焉嗚呼公
氣像磊落言論峻整正色立朝無所回撓庚寅
從祀立異之疏壬辰謁聖自列之章已爲時輩所
憎嫉至於告廟之論而怨益深及至蒙被聖渥
眷注益隆而一種鬼蜮之輩磨牙鼓吻醞釀禍機
期欲戕害善類而搆捏不得則乃以力主體府宜
罷之人反以體府而爲案卒不得免焉彼黨人者
其誰欺欺天乎已已上悔之首復公官爵遣禮
卽賜祭既又命贈顧議政及公之長胤副學
公登筵上面諭曰爾父冤死于每惻然玉音

摧咽至再至三其改葬也 下諭方伯彪其事哀
祭之典至矣後六年甲戌黨人乘時 啓奪職後
又十九年壬辰公之孫世瑗擊金白其冤 上下
大臣議領府事尹公趾完獻議曰金錫胄嘗言其
冤抑其謫也有書贐在理也欲請對暴實而未及
云其言可信 上曰領府議是即 命復公爵
贈秩亦如前不逞者梗之閱年 上曰當初處分
是予之過過而遂之予不為 絲綸之下 批旨
之間哀愍惻怛之 教每出尋常萬萬私說乃熄
公論不百年而大定嗚呼歷觀古來遭罹冤禍畢

竟伸雪者皆在於世代寢遠之後豈有 當丁翻
悟快洗幽枉斷自 宸衷不撓群議如 肅考當
日之為哉若非公之忠蓋可質於君父懿蹟融孚
於後人則亦安得以有此哉公德性寬厚器局峻
整篤於孝友常以贊成公不克永年為一生至慟
事太夫人如嚴父推以至撫諸弟敦宗族皆可以
觀其仁也尤謹於追遠之禮凡有祭祀雖冬月必
沐浴潔齋饌果裸享之節皆有定式一遵文公家
禮其立 朝也愛君如父憂國如家公耳國耳不顧
一身之利害惟以盡瘁匪躬圖報 聖恩為期語

又顯廟輒爲之嗚咽泣下及肅宗冲年嗣位一念常在於追先帝而報陛下垂紳正笏不詭不隨風節才猷蔚然爲一代名臣其出牧也以字愛爲政以清淨律已以懲奸猾恤民隱爲務而尤憐憫於作興人才每朔考講且試著述優加褒獎明示激厲其在元山及萊府也值歲大旱禱雨必應人皆以爲純誠所感至於詞訟之決常曰苟於此而一毫容私則是內而欺心外而欺人上而欺君是可忍也平生勅勵如此判全州時適當歲抄文簿山積詞訟盈庭手寫簡牘耳聽詞訟目閱文

簿口呼題語應對賓客並行無滯方伯趙洛遠使人問之吐舌稱神明躬來致語曰吾欲見神人而來矣公之聰明劉穆之無以過也其後書考最曰不疾不徐無前無後蓋心服也佐貳秋曹時有一姦宄以烏鯽魚墨書券賣於人三年後無端起訟取券來則無一墨跡但空紙耳秋部不能決買者無以白其實公今取溺木漬其紙字畫了然可見乃窮治之公聰明絕倫看書能八行俱下讀書三數遍衰老後猶能背誦無一錯一聞之事終身不忘國朝典章無不練達待問如響爲文章浩

汗賸敏不事雕飾操筆立成滔滔不窮一時之號
爲文士者莫不推服所著星山志增修鄉約歸巖
漫錄等若干卷藏于家公春秋五十九墓在永川
蓋龔洞坎向之原與夫人合窆貞敬夫人碧琮李
氏浣石亭李公彥英之女也端莊淑哲正大有法
度事君子和順而有禮雖貴爲命婦服御無改寒
素兩子旣榮顯常勉之以抑遜後公二十二年辛
巳卒享年七十九有四男四女長曰聘命吏曹參
判次曰漢命弘文館副校理皆以文學名於世次
曰俊命年十三次曰龜命察訪女長適柳命河

次輔德崔恒齊次佐郎姜相周次金升國參判二
男二女長生負世琛次世璟二婿參奉姜楷睦聖
謙校理三男一女長生負世瑗次世寶次世璠婿
沈壽幹察訪無子以世寶后柳命河子後謙三婿
李泌金錫範鄭重恒崔恒齊三男佐郎守慶守溫
守仁婿權世鉉姜相周子濡金升國二男佐郎東
後東傑二婿金重禮李仁蕪曾玄以下多不盡載
公忠信足以欺薄俗力量足以當大事言論足以
鎮浮議文章足以煥皇猷天性坦蕩不設畦畛與
人酬酢和氣藹然而至於大論議大是非壁立不

撓凜然有不可奪之操聞人之善若已有之見人
有過未嘗含蓄絕不修飾邊幅瞻顧前後故君子
慕之小人忌之以及於禍豈不慟哉幸賴 肅廟
聖明天鑑孔昭察公之忠愍公之冤滌其丹書
贈以上相君子於是謂有天焉今在年代寢遠之後
謹就公之家狀及蔡相公所撰墓道文中略記顛
末以備大人君子之採取而考信云爾七代孫宗

淵代撰

延謚告由文

伏以猗歟先祖挺出間世天賦特異今聞夙詣正

直宏毅英明邈達本以孝友奮以忠節粵在妙齡
已自修治益礎以切尊聞行知潮厥淵源庭潭函
泗穆之之才希文之志世則雖曠身具以擔持此
以往疇試不堪內行外應咸可稱述如其事業尤
光史筆哀然大魁晉塗載闢自昔在褐人期夔商
斥祀斬首為是之以屢著勁直臺端鸚峙衆愕神
明羸館孤焚湖園異競清查戢指皇華遴幹濟價
登謠階誡逞嚆彼白者僚瞋目語難尋用萬科手
紙抵相祠陳崇魔惟其苦心在兩項控一罷體府
一均嶺貢 聖作善繼禮釐統正當告義大寧顧

射影囊封懇激 愜對密勿 君臣一心天神可
質無長國子以身爲率肅肅臯比多士祗栗載是
教法徃欽南土宜國利民有石穹古 上不郊迎
俾按胡咆創流殷鑑上黨之炮異已則匪曷以私
過銓衡自平府院任劾十一兼管恒感盡分孽豎
不道曷關忠謹兩戚負陰二儀冤塞羅織無端體
府爲目請罷者誰復設者誰今以復設迺反咀持
從古凶壬一法傳神秋風血泣土兩日湮翦痛極
冤于何可洩不有天定人孰爲說已已伸復首先
侑贈副學登筵 玉音咽凝爾父之冤于悔無

及中間甲戌縱復剝奪 天心大悟卅年之辰賢
孫鼓 聞名相議陳臺梗踵醜禍心彌撞豈予并
誤並依申降 恩誥日炳魘魅晦形惟是黨人世
盤于廷袞榮易名曠不舉行百世 新化此日盛
典勤學好問思慮深遠日文曰翼象德允名吉月
良辰清酌潔牲 王人來宣襟佩齊陰鶴山增翠
洛水彌長伏讀告辭天地茫蒼來雲感祝淚徹泉
壤伏惟尊靈降鑑微衷庶賜歆格以啓後蒙外後
孫前都事豐山柳疇睦代撰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九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十

附錄

家狀

府君諱元禎字士徵姓李氏號歸巖系出廣州鼻祖道村先生諱集以道德文學名于麗季與牧圃陶三隱相友善擢第判興校寺事 贈議政府左贊成子諱之直仕 本朝為刑曹右叅議兼實文閣直提學有清名直節 贈議政府領議政子諱禮孫黃海道觀察黜陟使 贈兵曹叅判子諱克堅通禮院左通禮 贈吏曹叅議子諱摯承仕郎

娶于皇山子孫仍家焉子諱德符成均進士生諱
遵慶於府君爲高祖娶真樂堂先生金就成女生
諱熙復 贈承政院左承旨娶圖畫署別提金崇
祖女生諱潤雨登文科歷敷率贊卒官工曹叅議
贈吏曹叅判號石潭師事寒岡鄭先生得其嫡
傳爲世所推配享於寒岡書院娶生員仁川蔡應
麟女生諱道長號洛村登文科歷翰注銓卽卒官
弘文館副應教於府君爲皇考以府君貴 贈議
政府左贊成夫人安東金氏判中樞府事荷潭先
生時讓女也始承旨公有弟諱光復訓練院僉正

贈兵曹叅判是生諱榮兩軍資監主簿 贈吏
曹判書無子以贊成公爲后府君以 天啓二年
壬戌八月十一日生于叅谷泗陽村寓舍生而穎
秀俊偉舉止言辭迥出凡兒見之者已知爲遠大
器稍長受學記性絕類日誦數萬言文辭日進聲
聞大播荷潭金公嘗稱之曰此兒大是英才也甲
申丁贊成公憂執喪盡誠禮哀駭動人雖哀寔之
中寬譬管堂教誨諸弟各盡其方鄉黨莫不稱之
戊子監試東堂并占魁元中生員會試蓋自此至
釋褐凡五六年間鄉貢及京解未嘗一屈非壯元

則一等庚寅時輩請以二臣從祀聖廟而筮臣皆
和附以無異論欺誣 天聽嶺南多士封章下破
於是罰疏首柳斯文櫻疏下千餘人及道內諸儒
同意見相可否者並不赴舉時時論方竣凡立異
於從祀者必以誣賢醜正目之而府君是時知名
當世言論文翰為京外所推重故時輩意府君主
其事甚忌嫉之辛卯赴漢城別試初試以培養人
材策居魁大提學趙錫胤為考官大加稱嘆曰此
典文衡手段也壬辰魁增廣初試中會試為 殿
試第二例付尚衣直長時同榜李公象震嘗以疏

斥從祀之議故泮任輩沮其謁聖府君率榜中同
志人送言於齋任曰李某雖立異於從祀相臣陳
劄而伸解 聖明洞燭而允許既已辭罰應舉則
登第之後不許謁聖殊甚無謂况文武科事體異
於生進非太學儒生所敢呼來而斥去以此往復
累十次夜已向深府君以夜開廟門舉火入謁尤
極褻慢遂與同志諸人退歸聯名封章備陳泮宮
持議之謬悖舉措之駭異由是時論益衡之不叙
者五年丙申春始拜說書侍講 曹憲出入經史
陳說義理微辭與旨該貫融會博通無碍同列

咸嘖嘖推服秋選入史局自參判公贊成公至府
君珥筆翰苑連三世矣冬例陞待教奉教丁酉春
陞六品歷典籍騎曹佐郎正郎正言持平文學四
月奉接慰之 命至萊府時以倭人所持書契改
撰事有所相持與府使元萬石聯名馳 啓來駐
密陽以待 命朝廷以徑自擅離請拿奪告身未
久而有叙 命十月以直講還 朝十二月拜全
州判官全營下也邑鉅務劇且值舊官積歲壞曠
之餘而下車屬耳百廢俱興民懷吏畏治績著聞
趙公啓遠權公塌徐公必遠爲方伯相繼褒 啓

戊戌冬移長城府使屬歲大侵民皆離析府君至
誠招集盡心調濟邑民賴以全活邑有笠巖山城
南北兩倉俱在城外平地不可爲緩急備前監司
徐必遠啓請撤移於城內且春夏大水山城女塔
盡頽體城亦多破壞時監司金始振 啓請改築
事役浩大而府君區畫經理盡合其宜倉舍城役
未半年而告訖其他堡屋軍器凡官府需無不一
新監兵使迭相馳 啓以廢之冬副擬於冊封謝
恩書狀官望 顯廟下教曰此時守令適易雖有
弊初頭使臣不可不極擇 天點竟下於府君蓋

自在 春宮僚選受知最深故也以司藝還朝庚子
正月奉 命辭陞五月復 命即拜掌令陳疏乞
暇六月省大夫人于鄉家八月復以掌令還朝十
月拜江陵府使衙有鬼魅人多魘死前守皆廢不
敢處府君命修掃直入坐鄉人吏胥以下更諫不
聽見庭中有古木即命張羅四面周圍炭火而焚
之有二青狐跳出燒死其怪遂絕辛丑三月用備
局薦陞通政拜東萊府使萊邊上重地也府君政
令清肅設施得宜吏民畏信狡倭戢服連歲大饑
鐵葦相望府君節縮浮費一心調濟民無捐瘠壬

寅御史上其狀 上下諭曰今觀本道賑恤御史
南九萬書 啓百般拮据設粥分饋闔境飢民無
不仰食尚有餘儲分給傍邑極爲可嘉特 賜熟
馬夏以前任長城時事有拿 命蓋山城之穀留
一半以爲待變地者例也而當筮嚴移倉時府君以
倉穀露置經夏慮有腐敗竊失之弊嘗與方伯面
議以庫中見穀便宜分給傍邑役軍依糶糶例還
捧而其耗穀係是會付之剩故爲城堞器械之費
也臺諫論 啓請拿及按驗耗穀公用之數一一
可徵且有府君所自辦以補者猶以檀糶軍餉擬

徒配律 顯廟察其有功無罪只 命棄告身冬
又以萊府時事有拿 命蓋府君在任時倭人有
移館釜城之請府君前後 啓聞每與備局不相
合及適還倭言首譯曾以自 朝廷已許移館熊
浦之意來言前所不悅者湊合於釜城事請拿府
君前日之狀聞者釜城事也倭人今日之爲言者
熊浦事也事既自別而前日 啓聞之事亦未嘗
發言於倭人則不先問虛實於所引譯官抑勒牽
合直請拿問實常例之外也事竟無實不能成罪
以初不能嚴辭拒却文致罪名勘以奪告身癸卯

夏職牒還給冬灣尹缺時府君叙 命未下而鄭
相國太和以爲不可不擇送薦府君臺諫李敏叙
彈遼之十二月叙付軍職甲辰二月拜判決事不
赴夏以刑曹參議赴 召旋拜承旨時銓卽李有
相以病不能任職今假卽廳代之 上怒其偃蹇
托病而政院因 上問陳其狀 上並疑政院爲
有相遊辭有當該承旨并拿之 命於是府君以
無妄就理會有大臣言之者蒙放還鄉九月以戶
曹參議還朝仍出補全州府尹乙巳春監司以府
尹之設三重席於營門爲謬制今量改府君以爲

古規不可墜爭而不得則遂投紱而去監司馳
 啓請推考催送府君不得已再往亦如之終為所
 啓罷緘辭略曰府尹之與監司相見也門路鋪席
 而入重茵具褥而坐此非列邑守令之所常行故
 流俗之見認為異事舊傳之說或曰由參議為監
 司由叅判為府尹適在同時而有是事或曰祖
 宗朝引見府尹以全為豐沛之鄉特命重席而
 坐一時稱為盛事而監司不敢撥因以為制云二
 者之言未知孰是而古之為府尹者動循禮法無
 踰李彥迪熟諳典章咸稱李潤慶而未嘗或廢以

至今日則直謂之謬制者殆未為的論也况凡事
 以則難變謬制之自古因循者不可毛舉如相臣
 入府時舍人祗迎而不為鞠躬大駕舉動時摠
 管祗送而不為俯伏其事之謬甚無可疑然且
 聖君賢相不曾輕改迄于今仍存者豈不以盛世
 古事不欲勒加裁抑耶廟堂諸宰見之咸稱其明
 快當理其後代往者咸遵不撓亦為監司所罷去
 自朝廷因存舊制未幾罷府尹只存判官冬付
 西衙丙午春兼五衛將五月拜右副承旨尋陞左
 副時自燕京以走回人事有按問之舉敕使出來

將以一罪論三公事機叵測自 上接對之時府
君以刑房承旨入侍密贊天語徃復周旋動中機
宜勅使戢其凶暴遂弭禍色 重腫屢回 四聰
傾耳是日觀者無不動容稱嘆八月迺付軍職九
月歷刑戶曹參議十月拜忠清監司將辭 陛聞
臺諫提起長城時事將欲發論而止連上三疏固
辭未 允會有大臣陳其不可強迫乃迺旋拜承
旨丁未春以禮房承旨經 王世子冊封陞嘉善
資舊制也自拜承宣比至冊封院中座次屢易而
每於房單子 上輒以禮房屬府君蓋天意非偶

然也夏出拜廣州府尹適有綱常賊生長他邑者
伏法則有司勤歸之廣卒坐罷冬叙付護軍兼控
管戊申以揔管扈 駕溫泉已酉春拜右尹縣道
封疏備陳情跡之難安則以如此多事之時不可
任情退處為批且聞動 駕溫泉將赴 召命行
至中路墜跌重傷徑歸鄉家因以遜職未幾還拜
右尹又陳疏辭則 答以退處雖甘其在分義不
可若是府君荐承敦勉之批不敢一向退伏六月
還 朝兼揔管七月拜工曹參判兼疏決堂上冬
乞暇省大夫人于仲翁伊川任所以病陳疏辭職

則 答以疏決之任不可少緩從速上來十一月
還 朝庚戌正月移拜刑曹參判奉勅行迎慰之
命往還松都二月差謝恩副使是行也鄭都尉
載崙爲上价鄭相國太和語銓官曰吾兒年少未
經事副价必擇忠信有才望者然後可以無誤國
事矣銓官曰誰可者相國曰李某其人也遂以擬
差六月發行八月入達京師十月復 命十二月
差別試 殿試試官時則長胤公在公車對策府
君自以處嫌疑之地不預校選及出榜長胤公居
第二嘗所不悅者造語搆煽或曰對策有違格又

曰府君與知立落事大司諫南二星首倡請削科
命官洪重普及諸考官并上劄疏歷舉前輩試策
規制及考核時事實以明之 上以意向不佳立
論無據斥臺官時議轉激兩司俱發而 聖鑑洞
燭批旨益堅至翌年四月乃停辛亥春省大夫人
于伊川衙四月還京七月拜楊州牧使八月以妻
母歸葬往返嶺南癸丑正月以右尹還 朝始注
擬右尹也二品之人 上謂入佾諸臣曰從二品
外任者幾人也大臣歷數以對 上曰李元禎之
爲楊州不已久乎至是 命加望府君未擬受

點旋無摠管府君至城外陳疏引前事爲難進之端 上以不必深嫌爲批府君不得已出爾四月

上以特旨除都承旨是日以前任廣州時收糶未準該曹勘推織奏當以棄告身上又特令贖之諫院以踐歷未準請逆差 答曰論人之道不稱其情則必駭人耳目駭人耳目則人主亦疑其心跡也何者李元禎曾經臺侍累居銀臺自銀臺陞資則考諸履歷非所可論方今物議黨論爲先公道次之若取黨論則元禎未愜久矣若以公道則比諸臣無相遠之理爾之此等說話抑何意也

殊甚不正矣於是發論臺官以承嚴 教引避遜

職他僚以前 啓繼論 上於榻前教司諫尹衡

聖曰臺諫之意必欲塞之而託以體例意東言西只欲使其人不安於其任撥拾他人之餘論連日論執豈有如此無據之臺諫乎衡聖惶恐引避臺啓亦傳府君上疏請逆 答曰浮薄之論不必爲

嫌府君再疏固辭得遞未幾拜刑曹叅判九月

下教曰都承旨之望曾經受點之人何以無端不擬也吏曹當該堂上從重推考此都承旨望改擬以入政官始以府君加望受點疏辭未得遞會

寧陵遷日已迫故未敢再籲遂出肅旋復辭適冬
拜兵曹參判未擬也甲寅春陳疏請由省大夫入
于仲弟長淵任所因以遞職二月還 朝遭 仁
宣王后國恤旋拜禮曹參判三月移都承旨五月
以都承旨奉 命往廷 山陵即疏遞六月以迎
慰使往還松都未久以副擬拜戶曹參判八月
顯廟賓天差 山陵都監提調九月以戶曹參判
兼延接都監堂上拜同知即移兵曹參判十月以
王大妃殿未寧時議藥勞加嘉義階兼同義禁一
日公退在家夜深後政院隸屬奉 命牌急到曰

仁政殿火起故兵曹堂上及諸承旨自政院

啓請牌召家人皆惶遽不知所出曰事極非常蓋
更詳探也府君正色曰半夜 宣召必有急事也
萬一不幸義當有死而已遂以單僮趨駕詣 闕
則直卒失火連燒而承 牌諸臣皆未及來矣府
君分付將士悉力救火乃得止乙卯正月差備局
堂上陳疏乞免 答以捨卿其誰二月丁大夫人
憂歸葬於星州贊成公墓下 上下諭三道使之
護送仍居廬于鄉家冬仲子漢命中增廣文科未
子龜命參進士榜女婿崔恒齊俱中司馬兩試同

時歸覲而長子聃命方以玉堂帶三新恩而來門
闌之慶鄉曲所罕有也府君深以盛滿爲懼焉府
君在鄉間 朝廷用人太驟且設萬科舉措施爲
多有不厭人心者不勝深憂隱慮用范文正故事
與宰相書略曰 聖上臨御之初大統歸正萬物
咸覩群賢接武千載一時若使 朝家舉措一循
公議則矢志快快之徒外雖怨詛內宜愧屈爲 國
家長遠之慮爲士類以安之計莫善於此而近日
之事大失所望聞來憂愒中夜無寐萬科之設光
海之未政也以昏朝之末政援爲盛世之初政此

已謬矣丁丑山城 庭誡之後無賴之徒半於都
下偷盜殺越之變比比有之器遠稔凶以此爲恃
則元魏虎賁之變麗朝仲夫之禍猶爲識者之隱
憂矣又幸而數十年來變亂不作山城出身老死
殆盡何苦而設此科以續之耶若依 御營出身
之例聚置都下則可憂之勢非復往者之比若今
任其閑住則緩急之際不足爲力又有大可畏而
深可慮者彼輩旣得科名則必冀爵祿之榮不得
爵祿則必懷怨國之心怨國之卒動以萬數則以
今日國綱人心何事不生大抵自有春榜生進以來

選舉爲人所鄙自有超叙之後爵秩爲人所輕名器之賤有同沙泥常調之流舉生妄心即此而揆之則國脉必斲士類必敗念及于是豈不凜然且聞都民之興怨有甚於曩時各司之黠退高重吏胥之奸騙操縱大起中外之謗而遠方特甚此雖有司之事民情所係恐不當坐視而不救也時相不能用丁巳夏服闋即拜刑曹參判兼副摠管五月以大司諫召還卿宰以下皆來訪以時事府君隨問應答指陳利害剖析如流莫不充然欣喜曰江左有管夷吾吾無憂矣因求言上應旨之疏略

曰今日之第一義固莫善於講明義理亦莫要於卞別公私而又能振刷乾剛保守誠心以之奮發作爲以之持循堅定以成一代之治而此蓋有道焉非日親賢士則無以啓發聰明矣非嚴束近侍則無以斥絕嗜好矣以言乎朝廷則小官失於太銳而轉成躁競之風大官樂於因循而亦有玩愒之習後進之躁競誠不可以不抑先輩之玩愒又不可以不救也朝野之所具瞻政令之所自出者籌司是已而竊聞諸臣之或以事務陳達或以弊廢登徹者 啓下累年多未覆 啓日者賓廳之

獻議或係緊關之謀敵而尚遲稟裁任堆几案救
焚拯溺之道恐不當若是也官方極選最在東銓
仕路清顯無踰玉署而銓曹之郎或招物議羸洲
之選或未允當倖門之啓名器之輕未必不因此而
益甚臣竊惜之若夫國之所恃者非民伊何而民
之怨咨如水益深八路生靈若在塗炭方今 聖
明在上憂虞正勤既無驅馳弋獵之娛亦無斜科
橫歛之目而民怨之至此者無他只由於軍門之
太多而害延於兇弱白骨也國網之不嚴而弊生
於吏胥黜退也今若憚於易轍安於牽補不思所

以矯之則國家之亾可立而待也今之所當大變
通者有十條焉一則曰訓練別隊精抄軍及各衙
門軍官各營匠人宜先革罷以充逃死老穉之代
以紓窮民鄉族之弊也一則各軍門牙兵並依
一定額限永作恒式無得加數如新設體府之無
實效而有虛名者亦宜罷之也一則罷各衙門屯
田自地部收其稅入而各衙門所收之穀較數歲
之中而定其常數移給其衙門也一則悉罷司僕
寺諸島歸諸地部而太僕應用料布則自地部磨
鍊題給也蓋司僕寺之專管諸島初因貢馬之自

辨則貢馬既罷之後仍而與之一任監牧別將輩之偷竊自肥甚無謂也一則罷諸宮家各衙門之鹽盆漁梁亦歸之地部也蓋壬辰以前則大君王子公主所授田結皆自地部給稅而身役則收之自經亂後度支匱竭不能給稅不得已以田結給之而田亦荒蕪無人耕作故又割鹽盆漁梁而給之此不過一時救急之計元非祖宗朝古制也一則木布之品宜遵國典用五升三十五尺之規以紓民困其或見退於各司者並令照點於憲府當捧勤退一一抵罪以防各司操縱之弊也

一則各邑糶糶隨結定數準數之後毋論元會付常平各衙門名目所息耗穀并許守令自用以充逋欠也一則西北路糶糶亦一體定數俾無息耗困民之弊而穀未準則以各年田稅依限充數既準之後常年之稅或以解運或以作布上納以補地部經用也一則嶺南一道亦依兩湖行京大同之法無有異同也蓋嶺南田結等高而數多賦役之重爲八路最而公作米之倍徵日本人之供億又是他道之所無猾吏之橫歛奸胥之煩徵出於料外者不可勝計故大小民頤皆以大同爲便夫

大同之爲法殊非任土作貢之意固是衰世不得已之法而少紓燃眉之急以辭倒懸之苦者捨是則又無他術也一則設留守府於南漢兼管兵馬之政一如江都之例此實仁祖朝所嘗講而不果行者也且以秩高宰臣差本原府使兼總戎之任并除守禦總戎京衙門則平居而省軍門之費臨亂而無藉寇之憂也凡此所陳無非濟民之急務救時之切策而但愚或繫變通或繫創立或行之已久而棄之可惜或事關宗戚而勢有牽掣臣雖愚妄亦豈不知而取彼捨此輕重較然一行一

罷利害自別矣 上優批答之六月移拜大司憲即移都承旨因原任鄭知和刑判李之翼疏陳疏卞謗其略曰頃忝諫職被斥儒生不得不引避於前席而告 廟之論持久不發已有日矣人心疑阻傳說喧囂或以告 廟之後終當次第加律爲言眩人聽聞而自 上亦未燭輿情所在故臣爲此懼偶近 咫尺之光略陳卞破之說冀使上下彼此洞然無疑而已至於 宣廟朝告 廟不加罪之事則不過偶有所聞畧及語次而已今執此而謂之誣妄者不但大非臣本情亦見其見解之

不審也夫告廟之論雖曰重論終是定禮後節
目間一事也行之不必甚難闕之亦非大久而衡
難之際甲乙異見其曰宗統之釐正不可不告
於太廟人心之迷惑不可不曉以義理云者是
甲者之論也其曰論議雖正而轉輾層激之弊不
可以不慮節目雖備而朝著乖激之漸不可以不憂
云者是乙者之論也二者之論均有所執而臣之
愚見亦未嘗不以爲過時而第念此論以過時而
不發則固好矣至於既發之後摧折之斥拒之若
過橫議者然則揆諸義理實有不當然者何則

孝宗大王履大位而主宗祧者至於十年之久
而一朝晏駕之後便加庶子之賤稱而不以
祖宗之大統歸之天地常經教滅無餘舉國含生
孰不悲痛而人或言其非者則禁錮之竄逐之
至於請殺而杜人口使一國之人惴惴焉莫之敢
言以絕君上覺悟之路而猶以爲不足復設禮
禁播告八方設刀鉞以待言者此先王所以痛
惋其見欺而殿下之有切齒腐心之教者也然
而今日之爲言者仰體好生之德將順不殺之仁
但云正統之當告不以加罪而爲請則自是稱傳

之論非深刻之意而今殿下諭相臣之教則曰日
夜痛惋寢食不安 答臺啓之批則曰其心所在誠
不可測似此 綸音實出於群情之外此豈平日
所望於 殿下者哉臣以無狀無他才能惟有
勿欺君三字實是平日所自勉者也而臣與鄭知
和季之翼相知已久猶尚如此他又何說哉乞
賜罷免俾全終始蓋已矣 孝廟陟方之日 莊敬
王后服制議禮者引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之說
斷以暮年之制眉叟許先生穆抗疏者論其非孤
山尹參議善道龍洲趙先生綱嶺南儒生柳世

哲等相繼封章論下則彼輩黨與輒紛然而起禁
錮斥逐惟恐不及甚而至於或請誅殛晉附鼎鑊
輒隨於言者之後以故 宗統紊亂綱常倒置者
至於十六年之久矣幸賴 先王覺悟 主上繼
述釐正邦禮逆黜罪魁議者咸以爲嫡統之復正
禮制之復明不可不告於 太廟輿論朋興久而
愈激外方章甫四學儒生連章叫闕請行告 廟
侵及臺論之不發而有蜚語以爲告 廟之後當
按律罪魁次及甲寅賓廳議禮之臣其時 國舅
即賓廳議禮者之一也府君以被斥儒生引避

前席有所卜破矣鄭李兩疏極其誣詆故府君再
陳辭疏始適本職旋拜兵曹參判兼籌司有司未
幾又兼賑恤廳堂上七月又拜大司諫先是京中
各衙門如司僕寺校書館掌樂院司為院義禁
府凡有興作需用檀自定役於民大為流來弊廢
府君白 上請令各司必待 啓稟勿為直自定役
上命依此施行時告 廟之論已先發於憲府
而諫院相會禮時同僚以自本院並發之意發於
席上府君以此係重大貴在消詳酬酢而罷矣外
議以既發之論無端遲待為咎府君引避曰 國

統既紊而復正邦禮既晦而復明祇告之禮若行
於正事之初則實合奉承 宗廟之道而只緣論
議之不一尚遲應行之大節其為缺典固大矣今
雖晚矣其視終始廢閣亦不可同日論矣此議者
之必欲請行而臣亦不敢以為不然者也至於首
罪之不為加律輿論既已完定只欲以正禮之由
告之 太廟頒之八方而已此實稱停和平之意
又非深刻峭峻之論臣意竊以為此論不發則已
發則不可立異涇渭於中者不過如斯此非但同
朝之所共知仰惟 聖明亦必俯燭於臣之前後

疏矣臣之意見既如是則今於僚席之間固無持
難之事而第惟此論之初發也 殿下之摧折太
過諸臣之臆逆太深公議以之拂鬱輿情以之轉
激以致學儒之疏語無斟酌至以 實冊之埋安
王字之缺畫并謂之有意而發其言俱涉深文其
事不近常情雖出於年少儒生論議過激之致而
立議如許聲罪如許則其可以服人心乎此等論
議與臣初意大相逕廷臣於此時身為諫官而繼
發告 廟之論則孰知朝論自朝論儒疏自儒疏
而漠然不相關哉向臣之所以難於遽發者必欲

更爲商確務歸至當而聞者不諒譏臣遲待臣何
敢晏然憲府處置請出仍與同僚遂發告 廟之
啓蓋府君之意以告 廟之議雖不可沮遏而若
其 國葬時實冊之誤爲埋安篆字之偶爲缺畫
本出無情非是有意則不可勒加爲罪避辭如此
而一邊之人疑忌益深必欲甘心於是有女憲卿
者投一疏傾陷朝臣而偏舉府君及長胤公恣意
醜辱府君上疏略曰臣即見憲卿等之疏乃其本
意則實欲誣陷朝紳一網打盡空入國而後已此
輩之旁伺間隙非一朝一夕之故近因 聖明嚴

聞告 廟之論自以為酬怨快讐正得其會遂乃揚袂奮起此實其由來本色何足深怪所可異者發論首事之人亦皆略舉其名而偏舉臣父子之名勒加醜辱罔有紀極誠不知其所由也夫告廟議者之言曰過時之嫌小當告之義大不可以小嫌而廢大義至援古禮而證之臣於此雖未嘗不惜其過時亦不敢以此言為無見以為此論不發則已發則亦難沮格至於不欲加罪不但臣意為然實出於詢謀之僉同而上下彼此之間猶有未相悉者以致疑阻轉深氣像不佳故適當晉接

之日敢陳卜破之說臣言止此他又何與而憲卿輩之譁張為幻臆進至此者蓋緣積怨深怒而發也向來彼輩之手握 王爵口銜天憲五十餘年矣而顧臣冥行擿埴不巧俯仰立 朝數十年來凡幾多取敗而若其低首下氣奔走形勢之道阿意順旨苟懷汲引之望終非狂狷之性所可強而能故群訾衆怒鋒鏑咸革禍心毒愈往愈甚言之凶慘一至此哉從今以往繼憲卿而起者將不知幾人安保其危機巧發而終不售其奇中慈母至仁而終不動於三至哉伏乞 聖明早賜退斥

俾全性命不勝大願九月辭遞諫職拜禮曹參判
即移行大司成十月以加望擢陞刑曹判書府君
自甲寅冬乙卯春已擬司寇度友之望故有是
命固辭不獲仰感 天恩在職必公審克惟明裁
決無滯人皆驚服稱神 朝廷以表率賢館成就
多士不可不擇人而任之 命兼大司成正卿之
兼長國子 國朝以來絕無而僅有者也府君再
疏固辭 答以國子之長不可人人而輕授不得
已承 命兼管槐院戊午四月遞付軍衙兼帶如
前是月以遠接使赴灣上時勅使狼曠孫致彌見

府君風度凝遠文辭華瞻甚敬重之既歸載府君
序文及詩律於朝鮮採風錄而選入於華人文抄
中焉未及還朝而拜大司憲五月復 命以秋曹
時事引避遞職尋以伴送使更赴西關七月復
命拜判尹兼摠管先是大同之法只設於兩湖而
不行於嶺南貪官猾吏取於民無藝民日益困不
能堪命府君於丁巳應 旨疏陳大同之可行
朝廷令方伯問其便否於一道則民皆願之無異辭
廟堂遂使專管府君遵完平遺法裁其濶狹摩
畫籌度每結捧十二年稅入今十三萬餘石而

五萬餘石運納經費五萬餘石本道需用三萬餘石儲置之以待不時而更無錙銖責於民者嶺民鼓舞勒碑頌德九月拜大憲是時進香使先來之狀報以中原擾亂於是中外騷動 朝廷方議加設禁旅而府君議不便泮宮節製時金錫胄深以邊警爲言至謂中原如彼多事體府必可復設加設禁旅之額數以爲復設之根本不容少緩而合之執不可何也府君答以前罷體府時吾陳其宜罷之意而即今事勢有異前日台方主兵意見如此則直請復設亦或無妨而欲爲復設之根本先

請禁旅之加設未知其可也錫胄以陳達復設終不可已縷縷爲言蓋體府革罷之論初出於府君故必欲得府君之一言且於其時騷屑朋興京外荷擔府君亦慮時當艱虞恐致綢繆之踈虞其後備局 引見時府君亦隨諸臣仰達未幾而有體府復設之 命十月承 命與兵曹判書金錫胄同往江都審察墩臺形便疏遞大憲付司直復命後即以妻父母遷葬乞暇歸南鄉十一月拜大憲十二月還 朝移拜戶曹判書己未二月勅使出來時 上候靡寧別遣重臣金字亨至開城府

請停郊迎不得請而還 朝廷更遣府君府君至
坡州據理論之辨說明確勅使深加敬服即從之
遂停郊迎之儀四月拜知義禁翌日政拜工曹判
書大臣請仍府君賑恤堂上 上又特命依前仍
兼大司成其後 筵中有以府君三年國子必欲
釋負之意仰達者始辭國子兼任即移右叅贊時
逆賊有瀆違黨人嫡統之說有江都投書之變捕
得設鞫府君時帶金吾多所平反有曾經正卿者
被逮置對惶遽胡亂將陷罔測府君知其究狀爲
之分析賴以得脫獄事多有隱情朝議欲加周紐

之刑府君止之曰鞫獄之法自有常刑而韓上黨
明澮創烙刑至今流毒何可更創於古法之外哉
衆皆是之五月初大憲六月拜吏曹判書固辭不
得龜勉承 命常以精白一心恢張公道爲務焉及
冬以柳尚運不爲注擬事 上怒罷府君尚運於
庭試甲科加階之後全無履歷故不可遽擬顯職
未即奉行者此也因大臣奏達 上察府君無他即
爲還收 命仍舊任兼內局提調府君自秉銓以
來益以用舍或涉偏係爲慮雖附麗罪魁之人不
可全棄遂以金萬重擬差於儀曹佐貳臺 啓重

發劾公做錯府君陳疏引咎乞解銓任 上批不許冬無弘文提學兼贊畫使屢疏力辭終不許免是年 朝家始行錢都內府君任籌司贊成之也庚申二月兼同知春秋三月陞拜判義禁 上眷隆盛職任重大府君益以是爲懼焉時相門孽子姦惡犯分貴近宗戚橫恣無忌而黨人屏處散地銜怨次骨挾夫旁伺煽動危言使無賴之輩不逞之徒德惠釀成藉以爲嫁禍網打之計駭機已作矣三月下 備忘記 命削黜府君府君蒼黃出城隨仲昂大憲公夫人喪將欲轉向南鄉四月急書

上而告者元老萬鐵等之招以爲使李台瑞激動宰相某某復設體府鞫廳以爲體府復設豈有干涉於凶謀之事云而其後 慈席捏奏不置則以身爲重臣見欺逆豎 命遠竄配楚山謫行未及過都而 拿命下府君置對歷舉當初金錫胃所酬酢語以明其非由於台瑞鞫廳書問於錫胃則錫胃答以此供皆實狀且抵書於鞫廳承旨尹塔其大略以爲某台事慘不忍言至有將欲請對之語自 上特爲除刑令鞫廳議 啓始得還發配所五月到配及秋獄更起豺牙之密厲鱗等之潛伺

所以經營設計者無所不至因死囚亂言遂有拿
命而事竟無實無以成案則更提臈府事操切益
急訊問甚慘而置對明白神氣不少沮鄭相知和
置府君供辭於前而顧其同列曰體府事更無枝
節而觀此所供無異初獄矣蓋其意則傷其復提
已暴之前事陷之於罔測之地也府君仰謂鄭相
曰公非文翼公之孫耶座有弩目咆哮者曰此以今
日比之於已卯也左右遂莫敢言以閏八月二十
一日告終于請室享年五十九是日土雨四塞日
象愁慘自士大夫以至閭巷輿僮莫不悲墜墮涕

天子天乎蓋初獄奸凶之必欲甘心於府君者
見府君之蒙被 聖渥還發配所無不磨牙鼓吻
曰柳世哲黃孺丙午之疏都慎徵郭世樾甲寅之
疏皆此人之所主也此安得生出獄門愠語恨聲
無所不至一種鬼蜮之輩又造言蜚語以爲府君
出獄之日語人曰不殺金錫曹一人致有此變又
曰神武門事復起於今日凡所以激動豺狼之怒
者百計惟恐府君之或脫於禍網大抵府君庚寅
從祀立異之疏壬辰謁聖自列之章爲時輩所憎
嫉立朝正色不喜媿媮而奸人益憚之至於告

廟之論而怨益深且甲寅改紀專由禮論而論禮
疏儒柳世哲都慎徵郭世捷皆嶺人也府君家在
嶺南故奸凶輩謂皆出於府君而怨入骨髓必至
構害而後已噫嘻一何燿也天道好還 淵衷感
悟已巳二月特下 備忘雪冤枉復官爵且於即
日除長胤公刑曹參議長胤公自以慘禍餘生獲
被 異恩不敢退在鄉里即赴洛下上疏陳情則
答以汝父之冤死予固矜憐特下復官之 命矣
今觀疏益可見爾父憂國之丹忱而被誣之曲折
也 命致哀祭長胤公旋以承旨入 侍前席

天顏戚然三舉庚申事 下教曰爾父之被誣如彼
而究死於拷掠之下予每惻然故首先伸理既復
官爵又今賜祭矣四月遣禮曹正郎李日三致祭十
一月因右議政金德遠劄 命贈府君領議政遣
承旨致祭 迨臣陳達以路遠改遣禮官庚午三月
禮曹正郎權萬濟承 命致祭四月長胤公以副提
學爲遷厝陳疏乞免則 答以勿辭往來其日晝講
上下教承旨曰副提學李聃命以亡父遷厝事
將欲下去各別顧見事下 諭方伯皆異數也及
甲戌八月因崔重泰李光著所啓又至追棄至寬

已伸而復屈 恩綸既下而旋收人莫不掩抑嗟傷
雖以當路之輩亦多寃之壬辰夏五月以早暵下
備忘有曰三年枯旱實緣孝婦五月飛霜良由燕
臣今中外之官若有抱至寃而未伸者另加詳察
以聞於是世瑗擊鼓鳴寃備陳前後事實且舉錫
胄書辭以明之 上察其寃是月晦日備局引見
時 上教有曰李元禎事非以其孫之擊錚而有
此問也予心常有所未審待覆答欲問于大臣而
處之矣言端適發故欲聞諸議矣領議政徐宗泰
對曰李某無他可疑之跡只是一事胥絀而已則

其子孫之訴寃不是異事苟有一毫寃狀則伸理
固宜矣判義禁趙泰采曰人多稱寃其子孫之欲
為伸理無怪矣其餘諸臣各陳所見 上教有曰
柳赫然李元禎兩人事予每思之未審其果如何
常在念頭故詢問矣仍 命博詢于諸大臣與柳
將事一體稟處蓋柳公子星明同時鳴寃故也領
中樞府事尹趾元獻議略曰嘗聞故相臣金錫胄
之語於人者則其言曰李某陳達本出無心而萬
松以復設體府之言歸之於為逆黨地借李某為
藉重計千萬寃抑故於其謫行作書慰問且有贖

物及其并入鞫廳聞有刑推之 命欲爲請對暴
實而有未及周旋之勢終未果焉至今始恨云此
乃金錫胃之對人屢言者也元勳大臣詳悉獄情
文案之外具知他人所不知之事其言可信謹以
平日之所聞者獻焉李頤命李畬議以爲宜會公
卿金吾二司於朝堂詳閱文案審其寃否仰請
睿裁金吾即屢次徃復於京外大臣至七月 上
下判付曰頃於筵中已悉予意而女頤府事獻議
極其明白矣大抵人臣之罪莫大於推戴而如有寃
狀終必復官以懷恩君德仁事言之曾在 先朝

故判書張善徵李正英等上疏陳其寃狀其後乙
卯年因外孫上言出給籍沒丙寅因李復馨上言
議大臣有復官之 命蓋當初賜死只以爲凶逆
藉口之資而無與知逆謀之迹也今茲柳赫然事
前後鞫獄俱無與知之跡初雖迫於羣議處分不
得不如此而旣知其寃則到今復官予未見其不
可卒元禎亦無與知之事而初未審察終斃杖下
此所以一體下諭者也且此事何至會公卿議乎
殊未得當矣並爲復官爵 判付旣下司謫踵至
命還入判付并爲復官爵之爲字抹去改以并

依前復官爵即爲還下蓋府君有 贈爵故必有
依前二字然後 贈爵之依前始可曉然 天意
之曲庇惻念益可見矣愚府首發還收之啓 答
以余既知其寃今茲復官少無不可執義柳公述
停論而被狙擊修撰洪公重休抗章論救校理李
公夏源疏斥臺論兩司入對持之益力則 教曰
兩人俱是當日任事之臣予既深知其寃故終至
復官非因其子孫之訟寃也今茲兩人所坐實係
寃枉則到今復官予不知其過也又下 特教曰
昨年某等復官之命非有私於某等也亦非由於

其子孫之鳴寃也予明知其寃故有是命矣厥後
進中一大臣及金鎮圭等力主還收之請雖有令
禁府考出文案之 教而庚申獄案不待考出于
所詳知則今雖考出于予之前見曾無變改之事勿
爲考出依前判付施行又 教曰李元禎則只因
當初致疑終至於死到今每恨處分之過當凡人
於已之事好爲遂非務勝而予則不然過必知悔
當悔恨之時適有子孫之鳴寃有此復官之舉非
因其訟寃而然也既已明知其事狀今又變改則
豈確守意見之道乎復官少無不可還收之請決

難允從至甲午五月臺論始停蓋當初主張搆獄者之子若身把握大柄驅脅一世前後居言地者或甘心附作爲鷹犬或怵其勢焰顛勦隨波臺梗閱屢歲不已而操切益急 聖志愈堅 絲綸之下批旨之間哀愍惻怛之教每出尋常萬萬私說乃熄公論不百年而大定嗚呼歷觀古來遭罹克禍畢竟伸雪者皆在後世寢遠之後豈有當宁翻悟快洗幽枉斷自 宸衷不撓羣議如聖朝今日之爲哉若非府君忠蓋可質於 君父懿蹟能孚於後人則安得以有此哉府君德性寬厚

器量恢弘氣象磊落言議峻整早習家訓篤於孝友常以贊成公不克永年爲一生至慟事大夫人盡其誠承顏怡愉忠養備至祇奉慈訓畏之如嚴君焉撫諸弟成就友于特至壬寅宰萊府時聞舍弟公喪哭之幾絕一日不過再進稀粥數勺見之者無不悲咽平生味爽必起盥櫛終日整衣冠而坐非有疾病不廢也侍側子弟亦未嘗見惰慢之容尤謹於追遠之禮凡有祭祀雖冬月必沐浴齋戒以至饌果之品陞降之節皆有定式一遵文公家禮處宗族一以敦睦爲主待知舊極盡和悅之

道無親疎貴賤遇之如一不以年位有所加也人無不驩然去者府君嘗出牧也每朔望先行望闕禮次詣鄉校謁聖雖風雨不廢尤惓惓於作興人才每朔考講且試著述優加褒獎明示激厲是以士爭勸勉治人事神必盡誠意故戊戌在完山也歲大旱躬禱必雨及爲東萊禱雨輒應可見府君純誠所及能有以感神也至於詞訟之決常嘆曰苟於此而一毫容私則是內而欺心外而欺人上而欺君是可忍耶平生勅勵如此故前後典郡邑者七莅刑部者屢而未嘗以私意參錯判全

州時詞訟盈庭文簿山積左酬右應百事俱舉一日府君手書進封京札親監歲饌物口耳聽呈訴口呼題語且接待賓客一無差誤趙方伯啓遠使人調之極口稱神明躬來致語曰吾欲見神人而來矣公之聰明劉穆之無以過也其後書考曰不疾不徐無前無後蓋心服也佐貳秋曹時有一姦宄以烏鯽魚墨書券賣於人三年後無端起訟取券來則無一墨跡但空紙耳秋部不能決買者無以白其實府君今取溺水漬之字畫了然可見乃得其奸狀窮治之長司寇時一少年適寓間舍見

主家子枉罹重獄心傷其寃當府君坐府時以書
白之府君於僚堂齊會處即以書答之如是往復
不翅數次而府君未嘗呵止但答以閱文案乃可知
耳及其覆驗果有寃狀其人乃得脫相訟者聞之
疑有私決懇之府君笑曰吾不以人不知而得肆
衆所見而加意吾所爲一箇公字而已其書往復
固不足爲有無何必咎之深也人服其無私府君
嘗惜士大夫不檢名節矐近市井之輩以招射利
之譏故挈眷入洛鄉庄絕遠每有屢空之歎而處
之泰然如防納公門生殖貨利等事一切斥去無

毫毛營爲東萊即財貨之一都會也爲太守者多
以私人爲開市監官與倭交易因緣牟利染指之
謗每由於此府君之曾任萊府也擇拙直廉謹之
人管其事秋毫無犯其於生產一不以經意實不
知田庄之在何處歲收之爲幾何然亦未嘗爲崖
岸之行矯情近名之舉也且生世鄉也舊無誌贊成
公哀集未就府君旁搜廣索反復參證作爲一
書名之曰京山志蓋自升降沿革戶口田結以及
人物姓氏里巷古跡靡不瞭然若指掌焉居鄉尤
以敦風善俗爲意與鄉之士大夫修明呂氏鄉約

講行之聰明絕倫看書能八行俱下讀書三教遍
衰老之後猶能背誦無錯一聞之事終身不忘

國朝典章無不練達待問如響爲文章浩汗瞻敏
不事雕飾操筆立成滔滔不竭一時文士莫不推
服所著歸巖漫錄等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府君忠
信足以敦薄俗力量足以當大事言論足以鎮浮
議文章足以煥皇猷立朝則愛 君如父憂國如
家公耳國耳不顧一身之利害惟以盡瘁匪躬圖
報 聖恩爲期 先朝際遇千載一時而臣民不
祿 弓劍遽遺每語及輒爲之嗚咽泣下及 肅

宗冲年嗣位一念常在於追先帝而報陛下八對
子身勉以忠孝出議公朝罄竭素蘊如有一政令
有光於 聖德則必喜形於色如有一事爲未愜
於輿情則必憂切於懷其忘身爲國有如此者而
天性坦蕩不設畦畛與人酬酢和氣藹然而至於大
論議大是非壁立不撓凜然有不可奪之操聞人之
善若己有之見人有過未嘗含蓄絕不修飾邊幅
瞻顧前後故君子慕之小人忌之以及於禍勸哉
勸哉貞敬夫人碧珠李氏承旨浣亭李公彥英女
也端莊淑哲正大有法度事君子和順而有禮性

喜儉朴雖貴為命婦而服御居處無異寒素自持
謙挹兩胤公既榮顯常勉之以抑遜子侄諸孫每
列侍於前莫不肅然謹敬焉後府君二十二年辛
巳卒享年七十九有四男四女長曰聃命吏曹參
判次曰漢命弘文館副校理次曰後命年十三夭
次曰龜命察訪女長適柳命河次輔德崔恒齊次
文科佐郎姜相周次金升國第二女及第二子抱
冤窮天哀毀成疾未及見天日而相繼奄忽嗚呼
蒼天一何酷也聃命娶佐郎李碩揆女生二男二
女長世琛生負次曰世璟女長姜楷參奉次睦聖

謙無後天漢命娶平雲君休女生三男一女長曰
世瑗生負次世寶世璠女沈壽榦龜命前娶參判
鄭重徽之女後娶金時翼女俱無子女以世寶為
後柳命河繼子曰後謙二女適參奉李泌士人金
錫範鄭重恒崔恒齊三男字慶文科佐郎守温守
仁女權世鉉姜相周一男濡金升國二男東俊文
科佐郎東傑二女適金重禮李仁蕪世琛三男一
女曰大中裕中出為世璟後餘幼美楷二男一女
皆幼世瑗三男二女長曰允中次達中學中文權
世長進士洪濟輔世寶三男二女曰師中和中剛

中女適姜致雲餘幼世瑣一男一女皆幼沈壽幹
繼子曰游義文科直長柳後謙二男幼李泌四男
萬東文科察訪萬貞子萬欽萬瞻文科直長女洪
植金錫範一男嶽一女李益三鄭重恒四男弘儒
景儒觀儒餘幼二女長尹東望餘幼崔守慶一男
成大進士二女長權世綱餘幼守溫一男遠大進士
一女洪廷命進士守仁一男三女適李道勳韓濡
文科餘幼權世鉉三男姜濡二男二女金東俊二
男三女東傑一男金重禮一女師中二男東英出
爲允中后餘幼和中三男權世長一男李萬東一

男一女萬欽二男一女萬瞻一男洪植一男二女
尹東望一男崔遠大三女并幼嗚呼府君遭時不
祥蒙被 渙恩而世運屢嬗年紀愈遠墓道尚闕
顯刻窺爾後孫大懼先德之湮沒茲敢略述平日
言行及世系履歷將以謁諸當世之大人君子得
一言而責諸隨雖荒陋放失無所財取庶幾有以
哀其情而特垂嘉惠焉爾孫世瑗泣血謹狀

家狀跋

惟我外王考以文章氣節早歲發軔德業才望冠
冕一世自己交後上結 主知遇不一之會致位

宰列晉遼方言而遽抱拳髯之慟人以司馬公受
知神廟不及大用惜府君焉及我 聖上嗣位圖
任舊人府君最受 恩遇由亞卿擢八座晉長天
曹班躋崇品忠欲捐軀報國信道直前而橫罹庚
申之禍人以漢李膺獨持風裁見陷黨錮痛府君
焉過三十年而爲壬辰而自 上洞燭九原之深冤
有特 命伸復之舉雖盤據朝廷者祖述凶論惟
肆僂誣爭之三年而 聖心堅定牢不可動則人
又以岳武穆精忠諒節終獲伸理於姦檜既斃之
後快府君焉而君子謂於是乎有天道矣此乃府

君遭遇及蕘誣獲伸之始卒而盖有三節焉若其
關係於氣數之難回邦運之殄瘁則非惟不可容
力亦有不忍索言者而惟其最後一節大有光於
君德永有輝於後世何者武穆之伸理在於易
世之後府君之昭雪由於 當宁之悟則苟非我
聖上至仁至明何以得此此所以凡爲府君子
孫者咸有糜粉圖酬之忱而君子於是益信府君
平素以忠信見知於 君上而 君上之知之也
果深矣不然奚以有今日也嗚呼府君立 朝事
業居家行蹟宜有顯刻以示後世而不幸諸舅氏

早世有意未就表兄世瑗氏擔以爲已責乃於壬辰年 恩典既下之後遍搜家藏篋笥覓出古紙之可以憑考者叅以平日聞見叅互攷訂成出家乘而月日不差事實該具詳彙綜密將使府君宏猷懿德藉此而昭示永久倘舅氏有知其不曰吾責汝塞矣乎余無能相役而獲觀成書凡繫府君平日德行益聞所不聞而儘知得有今日之 恩者都從府君忠信中賂來則古所謂質金石而感回天者非此之謂耶噫臣之見知於 君者何異於子之見知於父也惟我先慈天性至孝最爲府

君所鍾愛常廢名而名之以孝女自禍變後先慈晝夜泣血究痛哀號呼而不可得則藏置府君手札日必展玩以當瞻拜而淚濕紙盡蓋八年如一日比諸楚瑗終身不御膏沐不翹過之竟以是喪其天年實丁卯歲也府君之所以名之者如執左契責報古語曰知臣莫如君可以信於府君君臣之際矣知子莫如父可以徵於先慈父女之間矣嗚呼痛哉世運灰劫滄桑屢更 恩誥雖煖而顧亦無與於九原之難作則愚孫後死之痛寧有窮已戊戌孟夏望日不月外孫崔守溫披

淚敬書

歸巖先生文集卷之十

